

857

烟 霧

艾 蕪

編主泉苑

書叢學文原中

集二第種甲

店書星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3185B



集說小篇短

霧

烟

燕

艾



RB-118



1561963

都市的憂鬱

「賣油娘子水梳頭」，這是一句極其流行的俗話。意思是說，賣油人的娘子，捨不得用油梳頭，只拿點水來潤潤頭髮。也就是說，一些小本生意的人以及一般下苦的，總是拿好的去供給別人，壞的留給自己享用。這並不是自己儉省，想要儲蓄起來，而是現代社會生活的法則，逼着人不得不這樣虐待自己，不然的話，就不能生活下去。

袁長生是個挑水的苦力，自然也得服從這個生活的法則，他每天從早上七點鐘起，到下午四點鐘止，不斷地到自來水站買水，一挑挑地担到每個有錢人的廚房里，而他自己的吃水缸中，卻是裝的不大乾淨的井水。

井在貧民區域里面，井離他家約有百十來步路，週圍茅屋人家都各自提着水桶去汲

取，水桶底下的泥污，卻全留在井里。井口上又沒砌有石欄，地面上的污水，難免不漫了進去。水里常有細小的蟲子產生，就是打來放在缸里的時候，也可以看見那些小小的東西，在一屈一伸地浮沉，充滿了活躍的生命。

但袁長生以及週圍的茅屋人家，並不在意這些啥子小東西的。他們只覺得這是不要錢的，而又能解決他們的需要，就算頂頂好了。井變成他們日常生活上的不可離的東西，且和他們發生了感情：天久不落雨，水汲得來現出井底的時候，便可以聽見人在井邊唉聲嘆氣，愁眉苦臉提着小半桶混水，走回家去。天一落了大雨，井水漲來伸手可以汲到，每個人卻帶着欣喜的臉色，提着滿桶的水輕快地走着。袁長生尤其感到方便，他用不着另外拿個吊桶了，只消彎下腰幹，拿挑水的大桶去瓦就得。他覺得井在這些時候，彷彿一個很够人情的朋友。而他微微發黑的臉子，一向帶着認真做事的嚴肅神情，也顯得柔和的多了。但他卻和貧民區內的人一樣，一點也不知道就是這座井，每年會給他們帶來了可怕的霍亂。

他的媽媽袁大娘，是洗衣的。每天一早到高房子里去領髒污的衣裳，下午便一疊一疊地送了轉去。在他們茅屋外邊，除了下雨的日子，永遠用索子掛着一串串的衣裳，雪白的西裝

襯衫，淡藍的綠綢旗袍，粉紅的女內衣，……一切全顯得色彩鮮明，美麗悅目。袁大娘更是服從現代社會的生活法則，在那些隨風飄動的美麗而又非常潔淨衣衫之下，總出現着她那身補疤衣裳，並且泥污和肥皂泡沫的痕跡，永遠沾在上面，彷彿成爲衣上不可少的點綴品一樣。她並不是不想把自己弄潔淨一點，只是她忙不過來，她的時間全拿跟別人的衣裳佔去了。而且她也不主張多洗自己的衣裳，她認爲次數洗多了，會拿跟搓衣板子糟踏了的。這年年辰哪敢新買衣裳，到不如少洗爲妙。然而這套理論，只留給自己使用，對於別人則希望他們天天洗換。她洗別人的衣裳，洗的很是乾淨，因此每天領到的衣裳，也就特別多。同時水也用得不少，她怕擔誤兒子挑水賣錢的功夫，便拐着那雙放過的足自己提桶去打井水。袁長生回家息氣吃煙的時候，看不過意，便挑起大桶去挑，她總是加以阻攔：

「你不想息一下，你就趕快去跟人家挑呀！」

「忙啥子！」

袁長生啣着烟袋漫聲回答着，一壁就把放在門前那挑水濕的空桶，放上肩去。

「你咱個想起的？你該想想吶！你跟我挑一擔井水，你就少賣一擔自來水呀！這個忙

你沒幫到的。」

袁大娘在佈滿皺紋的臉上，現出精明的神色，而在搓衣板上的白色泡沫，也飛濺到盆子外邊去了。在平時她不肯讓牠濺出去的，她覺得那里面仍有肥皂，應該留下再洗衣衫，一直到髒得不再髒了，才肯倒去。她見兒子真的挑了井水來，便生氣地把洗着的衣裳一攛。

「這件衣裳就等於白洗了嘛！」望了兒子一會，又教導地說：

「你該搬着指頭算一算哪！你給人家少挑一擔自來水。」

「打這個算盤做啥子，」袁長生把短烟袋歪在嘴角邊上，緩悠悠地提起水桶，倒進水缸去，一面抵塞地說。他是個不大講話的人，加以工作也使他習於沉默，必要說的時候，也只有不過句把兩句而已。

袁大娘覺得挑一擔井水，事情偕小，到是這一句話，使她真發火起來，望着兒子挑着空桶走去的背影，責斥地說：

「你有了幾七幾八了，你不打這個算盤？眼見你也發不起來的！」

兒子已經走來不見了。她偕在一壁搓一壁咕咕嚕嚕地抱怨。

有時袁長生也會抵塞兩句：

「看你累病了咱個辦，你不花錢吃藥麼？」

「我不會病的！」

「那咱個譜得到！」（譜，料的意思）

「就是病了我也不吃藥的！」

袁大媽就有這麼狠，這麼固執！她一切都全在打算上頭，不肯隨便拋撒一點小錢。她不要自己打水洗衣，他偕在挨晚邊的時候，到那些人家去倒馬桶，只不過爲了小小的一點報酬罷了，但她仍是盡力多找馬桶來倒。起初她也曾爲那些人類臟腑里面出來的污物穢氣，弄得發噁心，吃不下晚飯，但也硬着心子，勉強做去，看不慣的要看，聞不慣的要聞。她覺得生活就是這樣子，得盡力去做那些不願意做的事情，不做，便是飢餓和死亡！

袁大娘在八九年前，原是住在鄉下的，從小就聞慣了菜花胡豆花的香味，足板也踩慣了柔嫩的青草和潤濕的泥土。到現在她偕想積起錢，回到那有着松山的家鄉，靠着一灣的河流，租幾畝田種。同着丈夫一道挖地的晴美日子，披起蓑衣在田里扯草的落雨天，趁着月光

紡着棉花的深更半夜，帶着小孩走到河邊上去喚鴨子的黃昏，全都親切地保留在她的記憶里面。她愛鄉里、她愛鄉里嫩綠的野草，她愛鄉里紅白的小花。她本不願意離開鄉間的，只因丈夫抽去抗日打仗，留下她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孤單沒有照應，租的幾畝田地，也爲人手不夠，連年歉收，又被田主收回。只好跑到大城市里，嫁跟一個挑水的漢子，變做貧民區內的窮苦居民，專門替那些高房大屋里面的有錢人，做些服侍劬勞的工作。從此再不能看見那有着青青垂柳，蘆葦叢生，水光淨潔的小河了，流過屋邊邊上的，只是臭氣撲鼻的濁水，帶着製牛皮廠里的殘渣，和附近清洗馬桶的污物。終天看見的，全是一片篾蓆竹蓬的草張蓋的茅屋，以及旁邊比草房偕要高大的垃圾堆子。那長滿油菜花田野，那鋪着青青麥苗的山地，全都變成了依稀的夢境了。她在鄉下的草房，雖不能說得上好，但那堅實的土牆，厚厚蓋着的稻草，可不怕什麼風吹雨淋。在這大都市的貧民區內，她的房屋簡直變成了可笑的存在，四根竹子柱頭，是歪斜的。壁頭則掛着垃圾堆上檢來的竹蓬和蓆子。頂上蓋的稻草，已經大半腐爛，長上小草了，月光常常漏了進去。在這樣一間窄狹的房子里，她偕保存着鄉下帶來的風習，養幾隻雞，餵一條豬。她的挑水的丈夫，後來不久，拿跟日本人的炸彈，輕輕

收拾走了。她一把眼淚，一把汗水，終於盤大了兒子，繼承後父之業，看見了勝利。但她要帶兒子，榮歸鄉里的夢，總是一天一天，變得遙遠起來。起初她以為賣了豬，可以淨剩三萬元，回去租地買犂頭，打算再積一點，買他一條耕牛。哪曉得隔不好久，物價飛漲，存下的錢，只够兩娘母回家的路費了，希望變成一股青烟，好夢化成一抹白霧。更不幸的，到後來，連這可作回鄉路費的儲蓄，也全拿來買米，裝進了兩娘母的肚皮。想賣幾把稻草來塞一塞房屋漏洞，都沒法爲力了，一切努力只合了一句俗話——磨骨頭養腸子。然而借得要事事精明，樣樣打算哩。買蒿笋，她就只買顛子葉子，買豆芽，她就只買發綠帶有葉子的，買小白菜，她就只買黃而起蟲的，買韭菜她就只買老的。買米呢，她也從來不要雪白的，粗燥而有稗子的，他才肯要。因爲這樣，才能價錢方面討得便宜。

她借怕兒子不懂得這些利害，常常設法教導他。睡覺的時候，她要他脫下身上的襯衣，免得背上那一片布拿跟蓆子擦爛。挑水的時候，她要他褪下一隻袖子，免得肩膀那一踏布拿跟扁擔磨穿。口乾了，叫他不必回家來吃，只消就着挑的自來水捧幾捧來喝就是。生病了，也不必吃藥，只消餓兩頓飯，倒在床上躺躺就是。

她每天一早就爬了起來，催兒子快去挑水，隨即把門上了鎖，手上那個污黑的木桶，到人家領衣裳來洗，並順便把灶房里的殘湯剩水，提回家來餵豬。接着便開始了洗衣的日常工作，袖子拉到手腕上頭，雙手則泡在白色的泡沫里面。有專門挑便宜小菜到貧民區來賣的小販，（其實他們就是住在貧民區內的，深為懂得這個區域的需要），嚷着叫着打她洗衣盆子側邊走過，她就伸起滴着泡沫的手趁便刁選一點，借站在小販的身邊睜大眼睛看秤，有時借不放心地接過秤來，自己檢定她的重量。遇着熟人，就會譏嘲地說：

「袁大娘，我們熟人，哪會佔你便宜！」

袁大娘見小販走了，才一面洗衣，一面鼻子哼了一聲：

「熟人！」

那意思是說，就因為默例是熟人，可以不要看秤，他才好蒙混你的眼睛哩。其實她能够用眼睛看一看，或是用手拈一拈，就會知道小菜够不够的，但她仍然要用秤過過，才放得下心。別個餵豬，多半買些焦黃腐敗的菜葉來做豬草，她卻能想些不要錢的辦法，把貧民區域生長的一些楮樹葉子，摘來切碎，煮成豬食子。

在這個貧民區內，大家都知道袁大娘是個頂厲害的人，不好惹得，也不敢佔她的便宜，要同她家打交道，總是私下先去同她兒子商量。袁長生在都市活了八九年，一切都看得開闊一些。他起初同貧民區的孩子，各人提個提兜，終天在垃圾堆上尋找煤渣子，有時也到一些修房子的地方，去檢木屑和刨花。他們往往在工作的時候，互相說着笑話，打趣，以至嘲罵，打架起來。而共同合作，弟兄似的和氣，也是常常有的。比如檢到一塊破銅爛鐵了，又恰好有收荒貨的人走過，那收荒貨的人知道可以爛便宜的，從孩子們手里買到，便拿出花花綠綠的票子，一晃一晃地引誘：

「賣不賣？賣了，敲麻糖吃哪！」

這一來，大家就都慫恿起來，生意做成之後，各人便能嘴上嘗到甜蜜，髒污的臉子，也描上了愉快的笑容。同時也領略到了能把好處分跟夥伴享受，實是一件無上的快樂。再則想使夥伴特別和自己要好，也變成了日常生活上不可缺少的需要。比如到一個生地方去檢木屑刨花，一受到別個野孩子的欺侮，立刻就有十幾個嘴巴，幫着罵架起來，那一邊看看勢頭不好，只好退了開去。於是，這些小東西些，就漸次更加合得攏了。早上天一見亮，就大家此

呼彼應的，合在一道，向垃圾堆出發，或是什麼新的建築地方走去。

到現在袁長生放下檢煤炭的簍子，拿起挑水扁擔了，那些兒時的伴侶，也各自改了業，有的做銷牛皮的夥計，有的當賣菜的小販，有的跑去拖黃包車，很少能在一道了，但早晚偕是要在貧民區內碰頭，和和氣氣地招呼，或者高興地打趣兩句。尤其黃昏之際，在屋門前吃飯，又碰着有燒酒吃的時候，老朋友走過，總得一個舉起筷子招呼，一個便向那腳盆翻過來做桌子的地方，挨着坐了下去。大家雖然各自奮起手臂，向社會搶飯吃，而且用肩膀抗起家裏的擔負在嗜人世生活的艱辛了，但幼年之日的慷慨，愛交朋友的好心情，偕是仍然留有幾分的。

袁長生跟老朋友買小菜，總是不大看秤的，隨便接在手里就是了。這很使袁大娘生氣，常常罵他不曉得打算。又自從積在手邊打算回鄉租地的錢，隨物價的高漲，化爲烏有的時候起，袁長生更不再贊成母親只管積錢的打算了。同時貧民區中的夥伴們，彼此蹲在土坡上擺龍門陣，或在吃晚飯喝酒的腳盆跟前閒談，一扯到積攢銀子錢的話，便都露出鄙夷的神色。

一個搖搖頭說：

「留起錢沒祥的！今天借可以買升米，明天就只够買半升了！」（沒祥，沒有好處。）
另一個就忿忿地接嘴：

「頂好趕快花掉，他媽的一切都不要管！」

因此，袁長生一聽他母親的教訓和指責，總是悶聲悶氣地抵塞：

「借還啥子嘛？放過幾天，就等於拿跟賊偷了一樣！」

他漸次主張買菜買米，都買好的。割豬肉，也不要價錢便宜的豬頭和項圈。而且吃飯的時候，借拿着空碗去買點酒回來喝。但做母親的仍然非常反對，她過不慣吃完今天不管明天的日子，再則她回鄉租地的夢想，借沒有全部放棄，她更希望物價忽然一天大大跌落，一分錢一角錢也可以買到許多東西。到那時候，手邊留有十萬八萬，不是很好的麼？不僅可以租地，借可以買田哩！她在責罵兒子教訓兒子的時候，便把這個夢想，一而再，再而三地講了出來。袁長生喝着酒，若是有點醉，便也覺得母親的話，似乎有點道理，就點頭說：

「好、好、從明天起，連這酒也不吃了！」

但到第二天，同一些收荒貨的老朋友，談起這個事情，便得來一頓大大的嘲弄和譏笑。

熟手顧笑了之後，就算了，老朋友卻朝他的背上，到疼不癢地捶下：

「你怕霉得不醒了！借在說這些傻話！」

袁長生一向的人生見解，是從朋友方面得來的，而且也以為朋友些地方走得最多，見識廣大，能够懂得母親都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仍然不想戒酒，對母親那些滿含希望的話，便這麼地非難：

「老講這些空話做啥子。」

「空話！你默倒是空話麼？你不是親眼看見那回子火炮一放，不是樣樣價錢都跌了麼？」

「跌了？哼，你看現在漲成什麼樣子！等幾天，怕連飯都吃不起了。」

「那是他們龜兒子又要打嘛！死挨刀的東西些，連子子孫孫都不會好的！他們這樣害人！」

想起她抽去打仗就渺無音信的第一個丈夫，想起她拿跟日本人炸死，屍體都逗不全的第二個丈夫，和現在物價高漲活活要逼死人的日子，加在一道，心里真像有滾油在煎一般，怪

不得她要發出一連串的詛咒和責罵了。

袁長生看見母親息下手來，不想洗衣，偕拿沾滿泡沫的手，捶打胸口，就像在勸慰，又在自言自語：

「管他媽的，有一天，活一天，想那末遠做啥子？」

他的一些老夥伴，原都是抱這樣的意見的。但袁大娘在這陣氣頭上，卻很是憎恨這種說法，平日到是作爲耳邊風，吹過就算了。她便偏着頭責問：

「你就想挑水算了麼？你不打算打算，看你老了，挑不動，咱個辦？」

袁長生挑起水桶走着，沒有回答，可在心上卻結起一個疙瘩——當真挑挑水，這一輩子就算了麼？老了坐在馬路邊上去要錢嗎？不是拿跟警察像趕狗一樣地趕開麼？……真是有點媽媽的！……唔，也許到那時候，有個兒子來接着扁担。這是怪好的！可是老婆都沒有，又咱個會有兒子呢？蔡老太太家那個煮飯的張大姐，臉貌偕不錯，穿得偕可以，陰丹士林的旗袍，圍上一件雪白的圍腰，真够上說是漂亮，可是她眼睛生在額頭頂上，正眼也不望你一下。只有李長櫃家煮飯的王三嫂，到是有說有笑的，然而她的歲數，已經大的够做自己的

媽，何況臉子又偕很麻呢。他原是圓圓的黑黃臉子，神情無思無慮的，這一來，到慢慢顯得有些憂鬱不安起來。向來很少說話的，也漸漸來得更加沉默了。只是有時會突然向對方問道：

「你就打算賣一輩子的小菜麼？」

「想不想只收一輩子的荒貨？」

老夥計些都很詫異他這樣的詢問，斜起眼睛看他一眼，但也隨即表示出他們的心意，確是有點厭惡現在的職業，並反問一句，「誰不想做點能夠賺大錢的生意呢？」然而收尾都嘆息起來，「目前沒有法子的！」但也有一個人不愛答的，只是罵一句：「想這些做啥子嘛！有好事情，去幹就是了！」說這樣話的人，他知道他就是一年改過幾次職業，賣小菜，收荒貨，拉黃包車，他都來過，現在則變成一個賣報的了。袁長生對於他說的話，以及屢次的改變，一時很感興趣，問他現在做的職業，是否很是合意。那人卻高興地說：

「說不上啥子合意，只不過比挑水拉黃包車，輕鬆就是了！碰到好的事情，我偕是要改行的！」

於是袁長生也漸漸起了心，想改行了。他覺得他目前頂熟悉的事情，無過於挑起兩個籃子叫賣小菜。下午到江邊船上去買蒿筍韭菜什麼的，挑回家來，選好，洗乾淨，該捆成把子的就捆成把子，好的放在上面，壞的包在中間，洒上井里汲來的清水，明天一打早挑出去賣，不到正午就賣得一乾二淨的。今天四千元的本錢，說不定明天就會變成七八千元了。再下一天不就是一萬多了嗎？他先不把這個意思告訴他的母親，卻去問詢那些在賣小菜的老夥伴。他們向來認爲賣菜做小生意總比下力挑水高明一些，臉上言語上，都有這樣的意思，但一聽見袁長生想跟他們耍秤秤子吃飯了，便竭力訴苦地說：

「吃這個飯，傷腦筋的很，說一聲買得不好，怕褲子不跟你蝕掉！你借沒有看見警察趕呢，一個不對，連人連小菜，都帶進局里去！」

有的人借嘆氣地說：

「我要是有你那把氣力，我到願意去挑水，他媽每天進賬有一定的，借不安閒自在？」

這一番話，到的確使他有些懊喪，可在回家的路上，他又想買秤買籃子來試一試了。他覺得他們狡猾，那樣說說，一定是怕人家搶去他們的生意。正如他挑水的時候，生怕有人搶

了他的買主一樣。於是回家來，把他的打算告訴他的母親，偕把他可能賺到的錢，誇大地增多一兩倍。

袁大娘收着索子上掛的衣裳，偏起頭瞟了兒子兩眼，然後一面收衣一面小聲地說：

「好咱個不好！就怕你做不來囉！」

袁長生把嘴巴朝左邊一掉，逞能似的說：

「好了不起的事情！你讓我去賣賣看！」

袁大娘息下手，側過半個身子，責斥似地問道：

「你不會打算，你咱個能賣菜嘛！我問你，你會不會哄人家的眼睛，十五兩就秤成一斤。你會不會一百五十元一斤的菜，開口喊他四五百？你會不會假裝賭神發咒，說你蝕了本？這你都不會的！你咱個能賺錢嘛？碰見那些狠人，女人家些的，偏要你添點，你有啥法子不給他？你不能做小生意的，我偕不曉得，你不會爭小狠小，太大方了！」

袁長生走進屋里，坐在竹床上，一面用足擦着豬的背，一面低頭想想，那樣小哩小氣做生意，自己的確不易做到。然而轉一念想想，人家都能做的，我爲啥子不能呢？於是一足登

開豬，站了起來，他決心改一改行。在吃晚飯的時候，他對他媽說：

「我想明天就試一試！」

他見母親沒有答理他，只用嘴現出一臉不贊成的神氣。在一邊只是嚼她的，在這種神色之下，他的心意又禁不住有些搖擺起來。他吃了一陣飯，又說：

「我想賣個擔把菜再說吧，搞不好，我就再來挑水！」

袁大娘這才一下掉過嘴來，向前一揪，大聲責斥道：

「你才想得好看！你默倒你息下手，偌有水跟你挑麼？好多肩挑正等着你哩！」等下才溫和小聲地說。「你偌是穩穩當當挑下去的好。我跟他們洗衣，他們總會叫你挑的。要想找別的事情，等到好的，穩當一點的，你再去幹吧！我呢，比你偌要不安呢？老早就不想洗衣了，老早就不想倒馬桶了，只是我忍着，沒有對你說。我們只想吃吃實飯，我不整人家，人家也不要整我。這個地方住不得的，我們偌是回到土生土長的地方去，租幾畝田種，好好修牠一間房子，別的不想，只消……這死豬，就又餓了！」她回手過去，用筷子敲下豬的頭，豬正拿鼻子，呼呼地觸他的背，「這像啥房子嘛，我只想一間，牢牢實實的，厚厚的土牆，厚

厚的蓋起稻草！再有一張結結實實的板桌就行了。唉，在鄉下，人家再窮，也沒有像我們這樣，把腳盆翻過來當桌子的！這城里，唉唉，不提這些了，提起來，飯都吃不下！……」

袁長生大部份的意見雖是從朋友那方面得到的，但母親那種有決斷的臉色，幾句有斤兩的言語，也頗能影響他，使他的決心發生變動。這次母親的談話，不免使他有點躊躇起來，但最後聽見贊成鄉里的話，就駁道：

「如今鄉下也沒啥好處，到處都在抓壯丁，前天李老福的老表，偕跑進城躲哩！」

袁大娘吃了兩口飯，就吞不下了，便用手捶捶胸口，哽噎一會，才說出話來：

「就是這個事情叫人急心！起提、叫人飯都吃不下！」

隨即把吃剩的大半碗飯，全倒進瓦鉢子里，讓豬去吃。豬一下子就吃完了，偕回過頭來望她。她向豬責備地說：

「鬼東西，就是你好！只曉得吃！」到晚上，天落雨起來，袁大娘看見床上也在滴雨水，便恨恨地說：

「天老爺，你只顧這樣下雨，你咱個不管管打仗的事情。」

袁大娘去領衣送衣，不像先前一樣，弄清楚就走，總愛多站一會，向那些認得字的太太，或是教書的女先生，問她們有沒有看見過報。戰爭停了沒有。

「你也要問這些麼？袁大娘！」

被問的人帶着好奇而譏嘲似的眼光，微笑地反問。

「咱個不問呢？不打大家都好哪！像洗衣裳常常漲價，連我都漲得不好意思哪，大家都是熟人，開口添錢，怪難爲情的，你不漲呢，肥皂就貴得買不起，太太，有啥法子呢？」

她洗衣洗得很乾淨，漲價的時候，也比別人漲的少些。有時送衣來，提馬桶來，碰着人家有事，叫她臨時買點東西，她也借肯做肯動，頗能使人喜歡。她們聽了她這番話，覺得她忠厚，富有良心，便也想儘力幫她點忙。即使不能實際幫忙，說點安慰話也是好的，她們常常把報上看來的和平消息，甚至一些社會人士在努力和平運動的情形，都多多少少告訴她一點，有時竟會用一種確信的口氣告訴她，說是停戰大有希望哩，使她臉上抹上歡喜。在這種情形之下，袁大娘洗起衣來，也格外出力些，主人接到衣裳的時候，也感到衣裳分外的乾淨，摺得來比從前都要整齊。但等了好幾天的結果，送衣的和接衣的，都以黯然的神色，結

東了滿腔的熱望，袁大娘尤其是唉聲嘆氣地走了出去。回到自己的破屋里，不是罵豬在屋里亂屙豬屎，就是狠聲扮氣喚雞，怪牠們跑的太遠。而同兒子言語上的抵觸，也更多些。

物價不斷飛漲下去，洗衣挑水，自然也得漲價。袁大娘仍舊像往常一樣帶着歉然的神情，一面送衣，一面微笑說：

「太太，肥皂又漲了，這回小的件數要一百元，大的件數要二百元，鋪蓋兩千，帳子三千，唉，真是沒法子的事情！」

被叫做太太的，怔了一下，只有沉默地數錢，沉默地把錢遞給袁大娘。袁大娘本想接了錢，又趕快到別家去交衣裳的，但又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勉強搭訕幾句：

「太太，到底啥時候，才不打了？」

雖然竭力在臉上打起縐紋，做出憂愁的樣子，但已沒有前些日子那樣的熱情了。因她每回的希望，都遭受到了失意，覺得再問也是白問的。

但那被叫做太太的，卻不像往同一樣，純爲安慰對方而在說話，這次卻是沉重地嘆氣了，彷彿早拿跟憂鬱壓壞了似的。

袁長生挑水給人家，也把漲的事情，講了出來：

「水牌子又漲了，自來水加到二百五一擔。下次得要五百五！」

他說的時候，也是有點不好意思，但沒有他母親那樣的微笑，只是臉紅紅的。

水和洗衣的漲價，同別的油鹽柴米豬肉小菜布疋之類一比，在一個家庭的開銷上，說不上佔怎樣重要的位置，但一個不能請女工男工的小家庭，牠的收入是有限的，甚至是入不敷出的。物價一漲再漲，當然只有竭力節省開支。做主婦的最熟悉一個家庭的開支，在家庭中也是一個最擔憂生活的人，她首先能做到的，便是由她自己捲起兩隻袖子，把手放在肥皂泡沫里去。洗一次衣裳，至少得出一兩千，那在當地肉價算來，頂少可以買一斤多肉了。做主婦的咱個又不想節省下來，留給家庭打牙祭呢？

這一來，袁大娘領來洗的衣服，便隨物價的高漲，一次又一次的減少起來。甚至後來那些日子，在她的破屋外面，簡直沒一件紅綠衣裳，掛在索上隨風飛舞了。而她那補着破蓆的屋子，也就更加顯得荒涼冷落。袁大娘白天無事可做，只有挨晚邊才冷拖拖去給人家倒馬桶，臉上抹着憂愁。走進人家的大門，望一望人家屋簷下或是天井里掛着的衣衫，心里禁不

住十分難過起來，那些白白的府綢襯衫，那些輕軟軟的綢質旗袍，那些印着藍花的枕頭帕子，那些長拖拖的絲光襪子，……都曾經好多次地由她粗燥的老手，親切地擦過肥皂，又小心翼翼地燙好摺好疊好過來的，真彷彿對待一些小孩子一樣，抱着一付愛護的心情。但如今牠們卻像一些忘恩負義的人似的，全都冷冷地，不招呼她，不理睬她，只是帶着漠然的陌生的神情望着罷了。起初的時候，她低頭提着馬桶走出人家的大門，朝貧民區的公共廁所走去，簡直禁不住有點眼睛濕濕起來。她一個馬桶，倒一個月，才漲到兩千元，每天倒一次算來，偕不到七十元。她先前因為衣裳洗得多，只倒十多家人的馬桶，現在到巴不得要倒他二三十家人的，但如今哪里偕找得到呢？倒馬桶的老太婆，因為物價高漲，生活不了，個個都想多倒幾個，哪個偕能讓跟人家呢？想到這些，她悄悄地坐在家里流眼淚。

袁長生的挑水生意，到特別好了起來，因為做主婦的在家自己洗衣，當然水就比平日用得多了。但主婦們並不是愚蠢的，仍然有她們很精明的打算，她們要袁長生挑井水來洗衣，只出一份挑力錢。起初袁長生偕覺得好，不管錢多少，總之算是一份收入。但不久貧民區的水井，常常汲得現底起來，惹得周圍團轉的居民，很是忿怒，認為他不該把井水挑跟那些有

錢人家，他們是洗得起自來水的，爲什麼偕要來幫着同他們爭井水呢？

大家看見的時候，多半氣狠狠地望下他的水桶，又望下他的臉子。有的偕大聲說氣話：

「水只准挑來洗哈，賣不行的！」

甚至偕有人遠遠罵了起來：

「哪個挑來賣，我們就打爛他的水桶！」

袁長生也就輪眉鼓眼地只顧挑起水走，一面氣狠狠地自言自語：

「我就看哪個來打嘛！」

雖然衝突並沒有發生，但這儘够袁長生心下感到苦痛了。覺得賺到這種叫人憎惡的錢，真是不如不賺的好。同時也在一批熟人方面，聽到了旁敲側擊的諷刺話：

「一個人太想錢了，總不好的！」

這使他最爲難受了，因他的本心並不是爲了想弄錢，才去跟人家挑井水的。於是，他只好把這種爲難地方，告訴那些自行洗衣的太太，收尾並說：

「井水我不挑了！」

「你不能到別處水井挑麼？」

「太太，沒有熟人挑不到的！」

「那我洗衣咱個辦呢？」

「呃……那你請別人挑罷！」

人家請別人挑井水，別人也就要求連自來水，也得由他挑才成。這樣一來，好在有些人家洗衣也肯用自來水，這才得使他的工作不致完全失掉，但收入卻的確確減少了。要做小生意，也缺少了本錢，只得勉強強挑了下去。

母子兩人都感到了糊口的困難，不能完全吃米了，便買些麥子來，連皮和水，磨成粉子，做成粗燥的饅饅，拿來添補頓把兩頓的飯食。小菜儘量少吃，肉則看都不看了。

母子兩人都漸漸瘦了，臉上籠着憂愁和抑鬱。做兒子的偕有時跑到熟人那里去坐坐，雖不搭嘴，聽聽人家擺龍門陣，他偕能解去心里的煩悶。但做母親的，一向是以苦做苦作來過日子的，卻沒有東家走走西家談談的習慣，於今閒着無事的時候，也只是坐在屋子里打盹，或者回憶先前在家鄉種地的那些好日子，有時會一個人在屋子里自言自語，「世茅不要拿跟

牛吃了，好留來蓋房子，」「點豆子的窩窩，要挖得深。」說着吩咐兒子的話。有時她又在向豬講：

「你癢嗎？乖乖，不要把壁頭擦倒了，來，我跟你抓抓！」

「睡倒，睡倒，多睡睡，才會胖的！」

有時又忽然把毛飛飛的頭，伸出門來，帶着驚慌的神情，大聲地喚雞，彷彿雞正拿跟什麼人在偷走似的。

晚上也不大睡得好，常常坐了起來，咬緊牙齒地在詛咒人：

「不得好死的，不得好死的，你們打嘛，連子子孫孫都不得好死的！」

她現在再不問人甚麼時候才不打仗了，也不渴望哪天砲火才能够停了下來，她只把中國自古相傳下來的，最可怕的詛咒：雷打，火燒，瘟疫，下地獄，五牛分屍，萬劫不復人身，以及八年抗戰以來所最熟悉的殺人炸彈，一股腦兒全送給那些逼人打仗以至叫人活不下去的人們。她的臉上更多了皺紋，眼睛里含着憎恨的有毒的光芒。隣居些避免同她講話，怕一開口，就會受到她的責罵。孩子們也胆怯怯地望她，不敢在她的屋子附近玩耍。

她自己的體力，也一天天地不行了，給人家倒馬桶，提起走的時候，漸漸覺得頗爲吃力，總要走一節路，停下休息一會，才能走到目的地。有些時候，倒的多了，頭上會冒出點的虛汗。心里空，發慌，眼睛花，像要暈倒似的。

別的人看不過意了，便勸告她：

「袁大娘，你少倒幾家嘛，身體要緊！」

她卻恨恨地回答：

「你不如叫我餓死的好！」

於是，誰也不敢勸她了，只遠遠地望着她搖頭：

「看樣子，回老家怕快了！」

有一天晚上，兒子聽見她在大聲地呻吟，便問她：

「媽，你哪里不好過？」

「我肚子有點痛，不要緊的！」

雖是這麼說，但母親的回答，卻是帶着竭力忍受痛苦的聲音。

袁長生不安地坐了起來。

「媽，我跟你買點藥去！」

「不，不……」

母親在床上動着，又似翻身，又似在掙扎一樣。

「媽，這個算盤，不要打！」

袁長生決心把家里唯一剩下的一點錢，全拿去买藥，他翻爬下竹床。

「你……買藥……明天……吃啥呀！」

袁大娘帶着痛苦的聲音，顫抖地說着，一面也爬下了床。

袁長生衣裳也來不及扣紐子，便趕忙去扶住她，一面驚慌地問：

「媽，你下來做啥子？」

袁大娘沒有回答，急不及待地，三步兩步，就摸到馬桶上，立刻瀉了起來，接着又哇的

一聲吐了。

「這怕是霍亂呀！」

袁長生恐怖地記了起來。他在這個繁華的城市，住了將近十年，每年霜亂都要襲擊這個吃井水的貧民區域，他早已認識了這個症候的厲害和兇險了。他不管他母親的阻止。立即抓着錢拉開簾笆子的門，走了出去。

外面一片的草屋，稀疏的柵樹，以及小坡似的垃圾堆，都掩映在月光底下。遠處坡頭的洋房樹蔭，卻都浸在霧里。一切靜悄悄的，毫沒聲息。圓月掛在天空，正是半夜時分。袁長生慌忙地走出貧民區，就遇見巷口站崗的警長，大聲責問過來：

「做啥子的？」

「是我，挑水的！」

袁長生全認得附近派出所的警察，而且見面的時候，彼此都有招呼，故他能够毫不畏懼地回答。

警察認出他來了，便帶着一種放心了的聲音，責備似地說：

「你真胆大，這深夜，借出來做啥子？」

袁長生便把他媽生病買藥的事情告訴他，說完趕忙就走。警察立即拉着他，帶着維護的

聲音，小聲地叮嚀：

「你不要去，碰上犯不着。」

「啥子事情？」

袁長生焦燥地問。

「唔……這不能……告訴你的！」

警察小聲嚴厲地說，退在一邊站着去了。彷彿忽然記起他不該多嘴，要避開似的。

袁長生只朝通到街市的小巷瞧去，路燈稀少，兩旁樹影森森，看不見一個人，這在白天是走的熟不得熟的地方，就是在半年前的晚上也是獨個人坦然無畏地走過的，現經警察這麼一講，就當真覺得有一點可怕，然而，爲了母親的病，如果真是霍亂，那咱個不趕快去買藥來救急呢？而且到底前面可怕的是些什麼，也借沒有弄個明白，也許警察是故意恫嚇人的，也說不定，便把心一橫，罵什麼人似的，嚷了一句：

「管他媽的！」

立即朝巷里跑去。警察在後面偕喊了一聲，他聽也不聽地，就更加跑得快了起來。一路

都沒遇見什麼，也沒看見什麼，只是鋪石的巷道上，灑滿一地的月光和樹影。兩旁園林里面，有蟲聲在噥噥唧唧的叫着。另外便是自己走得急促的足聲。

他走到市區邊沿上的小街道了，家家鋪子都緊緊閉着門的，沒有燈光漏射出來，屋簷下顯得很是陰暗，只街心的石板鋪道上，抹着月光。街上也沒什麼人影，更看不出有什麼可怕的東西。他想警察硬是在開他的玩笑，便不禁有些想笑起來。然而，這笑容，又立刻收斂着了，他沒有忘記他是出來買藥的，母親痛苦的呻喚聲音，又繼續響在他的耳邊。他曉得，再走一條小街，便可找到一個藥鋪。但一轉拐，便看見離面前兩三丈遠的地方，有幾個人影像扭着在打架，從月光照着的街心，扭到黑暗陰森的屋簷下邊，接着又扭向街心來。同時又看見兩個警察站在很近的地方，只是站着觀看，一點也不加以干涉。他想怪了，這是什麼入打架呢？剛才巷口那個警察說的可怕事情，難道是指這些打架的人麼？正打算趕快從他們旁邊走開，一個人立刻躡到他的面前，手電筒的光向他的臉子一照，接着手槍抵着他的胸口，聲音低沉地喝道：

「站着，不要動！」

接着另外一個人，拿索子很快地綁着他的手腕，使他雙手動彈不得。他看清他們都是穿制服的，便嚇壞似的說道：

「我……我，好人，出來買藥的！」

人們不理睬他，只是拉着就走，直朝警察身邊走過，他驚慌恐怖中，忽然想到救急法子似的，連忙向警察喊：

「請你們救救我呀，我是袁長生，挑水的！」

兩個拖着他走的人，立刻朝他背上打了一拳，一面壓低嗓子地罵：

「再嚷，揍死你！」

他沒法抵抗地被推着走，只好小聲呻吟似地說：

「我是好人，他們警察先生就認識……」

偕沒說完，背上就又挨了一拳。於是他只好不再分辯了，悲憤地堵着嘴巴。接着聽見一片足聲跟在後面，又有人在低聲發恨地罵：

「媽的，走到這里了，偕要跑！」

同時，偕傳來拳頭打背的聲音，袁長生覺得遭到活天冤枉的，偕並不只是他一個人，心里好像又寬一點。可是他又立即記起他母親害的險症了，而且走不到幾間鋪面，就曉得有一家藥鋪可以叫門買藥，他便不顧危險，掙扎起來哀聲請求：

「老總、讓我買點藥！我媽害霍亂，病得要死了！」

沒有人回答，只是被人更用勁地架着走去。於是，他又帶着商量的口氣哀求：

「讓我買藥送回去，再跟你們走好不好？」

仍然沒有人回答，只是雙足不由己地朝前動着。他禁不住十分難過起來，帶着哭聲哭氣地說：

「讓我回去看一眼呀！就是拉去砍頭，我都甘心的！」

「噢你這個娘囉！你囉皂些啥子！」

隨着罵聲，就是兩三隻拳頭，一齊打在他的背上。

小街道灣上坡道，要轉在大馬路的時候，他瞧見下面貧民區中，那一片月光籠罩，抹着輕霧的草屋了，便忍不住掙扎開去，一面發怒地吼道：

「就是打死，我都要回去看看的！」

立刻一個金屬的東西，打在他的頭上，他便昏了去了。醒來的時候，他發覺他自己是躺在卡車上，卡車正在顫動着，轟轟隆隆地響着。別的人都坐兩旁，衣服破爛，手腕綁起，有的眼睛腫了，有的鼻上凝着血跡，都一臉忿怒的樣子。車尾上坐有兩個穿竹絲制服的人，手里拿着手槍。他恐怖地看了一會，才問身邊坐的一個被綁的人：

「這押我們去做啥子？」

被綁的人沒有一個回答，只在忿怒的臉上，更加現得忿怒了。而對對發紅的眼睛，好像就要燃燒，噴出火來一樣。

但車尾一個拿槍的人，卻特別和善地笑了起來，帶着認真的神情，安慰地說：

「不要緊，以後你們有官做的！」

袁長生猜不透他的態度和他的回答，只是奇異地想，這樣五花大綁，倒霉極了，爲啥子僭有官做呢？開玩笑麼？又一點也不像。但他爲啥子要講這些話？……看樣子多和氣，爲啥子

子昨夜晚又……

下車馳到不平的地方，將他一震，頭又昏過去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於重慶

田野的憂鬱

在老遠的山上，就看見這條彎曲的河，穿過青色的狹長原野，反映在晴美的陽光底下，白閃閃地發亮。牠每年都沒有乾過，永遠流着盈盈的河水。河流的兩岸，則架着筒角車，藉着水力的衝動，將水自行瓦到岸上，灌田是毫不費人力和牲畜的力的。就我們亞細亞的生產方式說來，這種農業和水利，可以說是達到頂點的了。人些一點也不怕天乾。落不落雨，全不在乎，甚至偕歡喜天乾呢，他們流行一句口頭話，「天乾三年吃飽飯。」

可是這幾年，饑餓也襲擊了這個富饒的地方。這到不是河水乾枯了，土地瘦了，而是壯丁缺少人手不夠，田耕的不好，有些地方甚至荒起，插了秧的田，沒有好好藥過，野草搶去了禾苗的肥料，秋天的時候，看不見肥大的穀刁刁，只是結着小小的，瘦瘦的穗子。再加以

雞公車子成羣結隊地，把穀子一大袋一大袋地運到遠處汽車站去。原野里的鄉村人家，全像被人割去蜜的蜂巢一樣，留下的只是吃不够，饑餓，和無數嗡嗡嚷鬧的聲音。

就在河上的大石橋頭，已經發生過幾次婆娘娃娃拿鐮刀割米口袋的風潮了，那是通到縣城去的大路，自去年秋天以來，就常常有成串運米的雞公車子，用響澈原野的噉呀噉呀聲音，通過橋上。今年夏初時候，秧子插下田不久，才由黃轉成青綠，米價一老斗突然山一萬漲到了兩萬，而這不幸事件，就很快發生了。遠處來的武裝的巡邏，雖然也在大路上出現過，刺刀反射着太陽的光芒，也會驚嚇飛過路邊的鳥雀，但他們的影子一消失之後，大石橋邊，麻柳樹下，就又有人坐在那里了。他們臉子瘦削發綠，眼睛燃着飢餓的火光，身上披着襤褸的衣裳，腰上則插着新磨的鐮刀和補綻不漏的口袋。沿河一帶長着柳樹檉木麻柳，樹下有些地方長着一叢一叢的芭茅，那是比高粱都要長得高的野生植物，葉子茂密異常。一叢芭茅里面躲藏一個人，就是打從旁邊走過，也不容易發覺。因之，河上石橋這個地方，就常常成爲風潮發生的場所了。

有天，在石橋脚下嘩嘩流過的水聲，全爲一片槍聲掩蓋，人些飛也似地四散跑開，有的

踏在稻田里面，踩壞了伸在水上的秧苗。有人朝芑茅叢中鑽急了，卜通一聲掉到河里。而在大路上河邊上以及周圍的田埂邊上，都撒滿了金黃的穀粒，夏枯草，車前草，燈籠花，泥鰍蠶，牛舌頭，都壓得喘不出氣來。

石橋上的穀子，撒的更多，幾乎可以說是鋪滿了地。口袋些像遭了殺害的人一樣，腰上肚上，都割有尺來寬的口子，穀子吐了出來，軟弱無力地，伏在橋頭橋尾上。離口袋不遠的地方，有一踏的穀子，竟然變成了紅色，原來有個跑不動的帶病的漢子，頭上中了一彈，倒在穀子上邊，鮮血不能制止地流了出來。推雞公車子的車伕，將地上可能收拾的穀子收拾之後，便推着車子隨着武裝隊伍走了，只剩下這個斷了氣的漢子，用他不能閉下的眼睛，靜靜地瞧着地上那些混在泥灰里的穀粒。麻雀飛下樹來，胆怯地瞧着啄着。

挨晚邊的時候，太陽落下山去，西邊的嶺上那些稀稀疏疎長着參差不齊的黃綠樹木，那些爲村人取石灰傷損的淡黃岩石，那些伏在山半腰的灰色茅蓬，都失掉了各自的輪廓和形體，全和山一樣變成一片的烏藍，掩映在紫紅和金黃的天空里面，顯出一幅色彩鮮明形相莊嚴的畫幅。就在這一幅畫似的山腳底下，走着幾個漢子，正向有着石橋的河走來。

沿河一帶長得頂多的橙木樹林，在這初夏時候的暖和氣候里，又逢着乍晴乍雨的季節，正把春天發出的嫩葉，長得異常的豐滿茂盛，遠處看來，蒼蒼鬱鬱的，彷彿一片濃綠的雲。在這晚邊時候，樹林間則塗上一抹一抹的白霧。

散在秧田里，河灣里，捉食魚蝦疲倦了的白鷺，便集成一隊一隊的，飛在原野的低空上頭，有時又沿着蜿蜒的河流，一起一伏閃着白色翅子。牠們在一處河邊的橙木樹上，剛息了去，幾個漢子走過樹下，一陣倉促的足聲，驚動了牠們，便又突然嘎嘎地叫着飛了起來。於是牠們又飛向秧田的天空上頭，越飛越遠，在蒼溟的暮色里，漸漸消失了牠們的白的顏色。

約莫三個漢子，沿着河邊樹下的小路，走到石橋邊上，圍在屍體的四週。他們彎下腰看着，搖頭嘆氣。偕伸起頸子朝大路盡頭望去，切齒地咒罵幾聲。有一個人偕把那片浸過血而為車夫拋去的穀粒，抓來用衣兜起。最後把帶來的案子槓子，弄來抬起屍體。臨走時，一個年紀青的，向屍體用着悲愴的聲音，低沉地說：

「梁大哥，跟我們回去哪！你家里人都等着你的！」

沒一個再開腔了，抬的兩個漢子，和跟着的一個年紀大的，都沉默地朝剛才來的路上走着。沿河兩岸的秧田，白天原是亮亮的，反映着天光和雲影，到這時都暗淡起來。那些露在水面上無數的秧苗，和田埂上長着的小樹，都在擴大牠們的陰影，盡量把一切塗成蒼黑和深藍。

靠着河岸緩緩轉動的筒角車，白天聽來只是遲鈍刺耳的聲音，入夜則更加顯著起來，且帶着哭泣的悲涼的調子，叫河邊過路的這三個漢子，分外感到襲人的悽酸。

抬着屍體走在前頭的年青人，這天下午搶穀子，他原是頂幸運的一個，不但沒有失足掉在河里，他偕把裝好的一小袋穀子，飛跑地揩回家去。他是個獨人，平日專給人做零工過日，一得閒便盡量幫姑母的忙，替她劈柴挑水，暗里希望那個年青的表妹，能够做他共同勞苦的伴侶。這個想頭起在他的心里，已經一年有多了，但他從不敢開口講出他的心事，同時也怕姑母瞧不起他，會遭到拒絕，甚至弄到連上門去坐坐都不可能了，豈不更糟。他覺得只要那個如花也似的黑黃面孔，能够對他露出盈盈可掬的笑容，水汪汪的黑眼眼，多向他望個幾眼，他就感到心滿意足了。這天搶的穀子，他就全送給她們，並得到她們喜滋滋的邀約，

要他今晚去吃新春出來的白米飯。這是不容易有的事情！但這個漢子的死，卻使他連去吃飯的心意都沒有了，他只急着搬他的屍體。死者跟他算是相好的，一同幫工，在周圍人家的田里耕過，種過，一同挑蛋到縣城的街巷去叫賣過，一同推起公雞車子走過許多的長路，一同上山砍過柴，在山林子里唱過歌，沒事的晚上偕在星空底下息涼，擺過許多次龍門陣……突然一旦遭到橫死，心里當然難受已極。表妹的微笑，白米飯的香味，都缺少引誘力了。

拾在後面的一個漢子，年紀比較大些，今天下午落在河里過，穀子沒有拿回去一顆，反而一張用椰子臨時做的口袋，以及一把借來的鐮刀，卻丟失在河里了。這當然比俗話說的「偷雞不着倒蝕一把米」，偕損失的厲害些。失掉的椰子，是最牢實的一條，而且由老婆補了又補的，目的只爲了可以不漏穀子，希望裝的很重也不破爛，想不到竟然失掉拿跟水冲起走了。至於說到鐮刀，那就更糟糕，因爲椰子失掉，只叫人懊喪嘆氣罷了，鐮刀可得要還人家吶，這哪里偕有空錢來買呢？這一下午，他都是極其不快的，沉默得不講一句話。想起老婆偕抱怨他，說他性子皮，人生得笨，撈不着偕倒失了東西，而且偕指着他的鼻子罵，「咱個人家屠二娃又搞到了呢？」他就覺得到不如像梁老大一樣，拿跟人家一槍打破腦殼完蛋

好，讓她龜兒子四娘母去餓死算了。所以他抬着屍體的時候，並不以死者爲不幸，不幸的到像他這樣的人！活着只受罪！

跟在後面走的一個人，是當過兵的，會從部隊上逃了回來，他打過大的仗火，見過許多世面，啥子事情都不怕，搶穀子的風潮，簡直可以說是由他帶的頭的。他叫吳占魁，可是鄰居些都不叫這個兵隊上的名字，只開他的玩笑，叫他「兵大爺」。山上的居民風聞梁老大打死了，都感到了恐懼，憂愁和難過，他卻橫起眉毛輪睛鼓眼地說：「不要怕，這個仇要報轉來的，他死我們一個，我們要死他十個百個！」人們不敢去搬屍，他就嚷着教訓他們：「怕死的，是舅子，老子他們一個人，都攆得他回來！」一面拖起李老八就走，屠二娃是個好強的人，便不好意思不跟了來。李老八也不怎樣反對，他覺得死了好些，那偕有啥子可怕的呢？

兵大爺以爲兩個漢子都是害怕死，且怕看見橫死的人，便在來的路上，一路說着鼓勵的話。他說他曾在死人堆里藏過，把一隻打斷的腿子當過枕頭。他又說今天那幾個行兇的冤鬼子，並沒有啥子怕頭，他若手里也有一枝槍的話，準會放翻他們幾個的。但他們都不同他搭一句話，就漸漸使他失掉了說話的興致。再加以屠二娃抬起屍體臨走時，向死者說的那幾句

悽愴的話，使他的見慣不驚的心，也有些抑鬱起來。他在火線上，不管認得或認不得的，看見倒了，也就算了，只覺得打仗原來就是這麼樣的，必定有人死掉，不然又咱個算打仗呢？這個可就真的有些不同了！不同的，是家里有人在等着，死並沒有一下完結掉，死僭留下有悲哀，哭泣，一大羣人的眼淚。他想，要是戰場上，人一倒下，就有婆婆娃娃，跑去守住啼哭，那一定是糟糕透頂的事情！這麼一陣想的時候，他覺得今晚把這個屍首送回他的家里，實在是一件很爲難的事情，他怕聽女人的嚎啕，他怕看小孩子的眼淚。他決定不上死者的門，自己一個人悄悄轉回家去。然而，這是做得到的嗎？在幾次的搶穀搶米風潮中，自己不是已成爲一個衆望所歸的人物嗎？人家漸次都在希望他承頭做點事情，豈可縮頭避開？他在這種爲難的情形下面，只好默默地走着。

順着河邊的小路，繞到田野中去了，路更見窄了起來，兩旁長的野草，已經上了露了，涼涼的濕着過路人的足板。原野罩上了黑暗，水田里反映着天空中密密麻麻的星子。青蛙叫得很是熱鬧，但一聽見足聲走過的時候，便又息了下來。遠處有兩三個火把，拖着紅紅的火光，在黑暗的秧田上頭搖曳着，這是捕捉鱔魚的人，在開始工作了。

屠二娃忽然打破沉默，嘆一口氣說：

「我們火把都紮好了，原約定這幾天就動手的！咳！」

兵大爺竭力使自己的聲音，不帶傷感的調子，冷冷地說：

「原來人就是這樣料不到的！今天不曉明天事！」

「太可怕了！」

屠二娃仍在感嘆着。

「這樣就好！」

李老八低聲咕嚕了一下，別人卻沒有聽見。

「沒有啥子怕頭！」兵大爺駁斥二娃地說，「你想想在血盆里搶飯吃，偕怕這些嗎？」走了一陣又說：「我別的不怕，我就怕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跟你哭得一塌糊塗！」

小路繞上坡頭，長着蚊烟草的墓地上，有兩三點熒火蟲在輕輕款款地飛。路上茅屋在黑暗中，現出模糊不清的影子，沒有一點燈火，只旱烟管上的紅烟頭，在一明一滅地現在門前。聽見這幾個下山回來的人走過，便用不安的聲調問：

「打在啥地方的？」

「多囉，頭上頸上腰幹上都有！」

兵大爺竭力冷靜地回答。

「唧唧！」

好心地感傷地只是嘆息。

「看他一家大小咱個辦嘛？造孽！造孽！」

尾後，便又爲他遺留的兒女擔憂了。

另一處茅屋里的人，卻又忿激地咒罵：

「雜種好毒呵！」

「真要害死他一家人哪！」

穿進一座稀疏的矮樹林子，柚子橘子半開的花朵，正吐出濃重的香味。兵大爺知道死者
的家，已經很近了，因爲死者就是一個勤懇的人，在屋前屋後栽有不少的菓木的。他有點不

安地說：

「你們先拾去吧，我去找找李三爺就來。」

李三爺是這里山上居民的甲長，人些並不怕他，因為他也一般的襤褸貧窮，須得下苦才能找到衣食。但人家卻害怕他嘴里說出的話語，他到人家茅屋門前，不是說，你帶起鋤頭，帶起鋪蓋，去修飛機場，就是說，到壩里羅漢寺去，排隊抽籤。不過他仍能從居民手里接到葉子烟，因為他講這些可怕的話的時候，總要嘆氣地加以按語：「不得了，這樣不是活活害死人麼？」兵大爺說是去會李三爺，屠二娃他們明白總有一些公事要辦，因此就由他走開。

可是兵大爺並沒有去找李三爺，他只是朝他媽給他留下的那間破茅屋走去。房屋很矮，低低的伏在一株高聳的松樹底下，距離人家都有百十來步遠，周圍是些墳地和菜地。門沒有上鎖，他也沒有鎖，同時也用不着鎖，他屋里的破破爛爛，沒人肯要，就是有惹人眼紅的東西，也不會遭到偷竊。這些散在坡上坡下的窮人家些，內中難免沒有一兩個人有一點偷竊行為，但他們卻從來不光顧周圍附近的熟人的。所以兵大爺總是毫無考慮地走開，出來的時候，碰的一聲反手把門拉着，回來的時候，又碰的一足踢開就是了。他從墳地里走回他家，尚未走到，就聽見有人在屋門前講話，心里很是詫異，便使出一個兵士所具有的警覺，立刻

靠着一座墳包臥下，看去一點也不分明，只好尖起耳朵地聽。首先聽見一個聲音，帶點埋怨的口氣在說：

「這偕是怪他們上頭不好，人家要鋤頭的，就讓他要鋤頭嘛，千不該，萬不該，就是不該拉他去要槍，他要會了槍，他偕不亂來麼？」

這分明是李三爺的聲音，顯然他在同一個人辯論。

「唔，這老傢伙來找我了！」

兵大爺沒有動彈一下，只是一團胡疑起在心頭。

另一個人硬聲硬氣地回答，可以想出他有着付盛氣凌人的派頭：

「笑話，人家上頭偕怕你這些麼？殺你個把擺起，比殺雞偕容易！」

兵大爺感到這是一個陌生人的聲音，定是從下面壩里上來的。心里不安地想：

「誰呢？幹啥的？找我麼？」

「個把人，那是容易！」李三爺的聲音，在附和地說，「就是……就是……就是……怕這一點！」

「怕啥子？」

對方尖厲地責問，顯然很有些不耐煩了。

「就怕個個會耍槍的都回來了呵！」

李三爺頗有些不安地回答。

「說你個卵子去了！難道上頭沒有王法？」對方大聲嘲弄地罵，一面蹲在松樹底下的影子，也在站立起來，「我們不要老鴉等死狗了，借是去找找他吧！」

「哪里去找他呵！他終天在遊魂，半夜三更都沒有落屋！」

李三爺埋怨地說，一動不動地，只是蹲着。

「這就不是一個好東西，終天不落屋，他不幹壞事，他幹啥子！」

對方叱責地說，同時可以看出在朦朧的夜色中，他在用力地揮動一隻手臂。

「我看，這一陣他一定不會回來，我們借是到梁老大那里去找吧，我估諳他準在那里招呼。」

一個粗沙的陌生聲音，忽然在門楣那里發出，接着一個黑影鑽了出來，顯然他把門開了，借一直坐在門坎上的。

「媽的，到底來了幾個狗？」

兵大爺忿忿地想，他伏在墳包上，聽着聲着，氣得不把他們當成人了。他怕他們會走這條路來，便躬着身子，輕輕地躲到另一個墳包後面去伏着。他看清楚了一共五個人影，經由菜地走了開去。他想他們四個定然帶有手槍，假如這時是在梁老大家里，一定會要吃點虧的。同時又奇怪，這四個傢伙摸上坡來，爲啥子一路上都沒人知道，「唔，一定是走那邊那條小路了。」小路是有着陡險的坡，和黑黑的松林的，沒有一座茅屋蹲在那里，所以天黑的時候，爬上坡來，就沒人知道。他現在曉得只是四個人，而又明白他們的來踪去跡，就一點也不怕了，並且心里偕在暗笑：「哼，四個人就想抓我！」只是急於要知道的，到底是怎樣不怕死的四個傢伙，敢於來在這里橫行。

於是他決定先到李三爺附近人家去打聽一下，仍舊循着墓地中的小路走着。一路上唧唧啾啾的蟲聲，都因他的足步踏過，暫時停息一下。墓地的盡頭，長着雜木的林子，樹間熒火蟲很多，彷彿一些小小的精靈，打着小小的燈籠，在那里開遊行盛會似的。有些飛了過來，兵大爺便用手揮開牠。走過林邊小路，有息夜的鳥，突然碰動樹枝，飛了起來，但只能

聽見翅子在頭上拍着的聲音，卻看不見牠們。遠處林中則有夜食鷹呵呵長笑的嘯聲。他走完了林邊的小路，擦過幾根拂在頭上的棗樹，突然一個嬌怯的聲音，埋怨而又帶點愉快地說：

「等你好久叫！這陣才來！」

他曉得弄錯人了，不開腔，只是肚里笑着，一直走了過去。這裏的茅屋，住着一個寡婦和她的女兒，他是認識的，並覺得她們都是爲人莊重，做事勤謹，怎麼會有晚上悄悄等人的怪事發生。要不是這夜恰恰有事情，他到想看個明白，並要插隻足去，不沾染一點，便不肯甘休。他走出樹蔭，趁着微弱的星光，便看見一個女人的身影，站在屋前的南瓜架下。他大步走了過去，那個女人的影子，便迅速朝屋門口躲去，顯然看出她已認錯人了，有些驚懼的樣子。兵大爺便隨口嘲弄地說：

「哈，你在等誰呀？」

露出他已看穿一切隱祕的聲音，且帶着不懷很意的詢問。

另一個女人應急似的，從門口鑽了出來，不安地問：

「是哪一個？」

他借想開一點玩笑的，只因這個蒼老的聲音，問得很是莊嚴而又有些生氣，便也莊重地回答：

「是我，走這裡過。」

他曉得這個寡老婆子，平日很愛罵人的，不好惹得，但若今晚她要罵他，他便準備搗穿她們的祕密。

但寡老婆子已經立刻認出人了，先前她是討厭這個粗野的角色的，只因幾次帶頭割口袋，做了一些叫人感激的事情，便也漸漸對他起了點子好感。她雖不請他進去吃烟吃茶，但卻對他作着和言悅色的招呼。最後才問他：

「你看見我們屠二娃沒有？我們正等他吃飯！」

「呵，你們是等老二！」兵大爺原是很喜歡那個年青人的，便忍不住親切地笑了起來。「我默倒在等哪個哩！剛才我們才一道，等會他就來的。」

他微笑着走過南瓜架底下，隨又停下足來，悄聲問她們有沒有看見到李三爺家的陌生人，聽說沒有看見，便又納悶地走了。南瓜架上的打屁蟲，放出一股臭氣，他便忍不住向菜

地上吐一口唾沫。

天空密密麻麻的星子，越到夜深便越亮起來。剛才天黑時候，山嶺、林子、茅屋、草堆、都變成一片的黑暗，糢糊，現在卻像用水墨筆畫過，稍微勾出一些濃黑的輪廓來了。在菜地里的小路，也現得分明一些。姜豆架子絲瓜架子，黑聳聳地立在兩邊路旁，吊起的姜豆和絲瓜，都能看得見。一股澆過肥料的氣味，散在夜涼的空氣里面，一陣輕微一陣濃烈。很快走完菜地，便來到滿佈玉麥包的斜坡，側着身子走過的時候，竟把劍形似的葉子，擦的沙地發響。

「爸爸，你揩回來了嗎？」

一個八九歲的孩子，突然叫着，跑來迎接，一直撲到他的面前，帶着歡喜和渴望的聲音。他只好奇異地笑了起來，一面哄他地說：

「揩回來了！」

孩子驚嚇地站着一下，隨即反身跑回去，哭聲哭氣地說：

「媽媽，不是！」

兵大爺已經認出這是李老八的大兒子，便安慰地走在後面說：

「土生，不要哭，你爸爸就回來了！」

土生的媽媽，站在茅屋面前的草堆邊上，手里牽個小孩懷里抱個嬰兒，十分擔心地問：

「他口袋找着沒有？」

「口袋？」

兵大爺疑惑地反問，他一時有點莫明其妙。

「就是他拿去裝穀子的口袋！死鬼害人，叫他拿條爛褲子，他偏要好的！」

女人氣狠狠地埋怨起來。偕把身邊哭着嚷餓的小的一個孩子，打了一耳光，切齒地咒罵道：

「你這小短命的，咱個不死哪！」

「唔，找着了，怕找着了！」

兵大爺怕聽她們的哭聲罵聲，便一面說着謊話，一面加快足步地走開。他本打算要問她看見那四個陌生人沒有，也無心再問的了。

大的那個孩子卻趕在後面，熱忱地問：

「吳大叔，我爸爸口袋里裝有米沒有？」

「有，有，滿多的！」

「他走在哪里了？」

孩子僭趕在後面追問，題然問明地方，要趕快跑去迎接。

「僭在山腳底下，等會就到的！」

他竭力要使這個小東西歡喜，並平息下茅屋前頭的哭聲和咒罵聲。不知是他的謊話奏了效，僭是因爲繞過坡隔得遠了，總之一下都靜寂起來，響着周遭的，是草里一片啾啾唧唧的蟲聲。他的心里不知怎的，竟感到空虛而又沉重起來，覺得像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橫抹在心上。

兵大爺終於在一家人那里查明白了，據說來的人，是壩里的保長，事情沒有別的，只是通知甲長要山上的壯丁，某天到羅漢寺去抽籤而已。他於是不說出保長會到他家去等候的事情，便微笑地走了開去。他感到保長的厲害，便揚一揚手，低沉地說道：

「你，你要暗裏搞我嗎？來嘛！」

他不走回他的茅屋，也不去到梁老大家，只朝保長來的那條上山小路走去，那是離散居在山坡上的茅屋人家，約有兩三里路的光景，坡陡路窄，周遭全是林子。他選着很陡的一節路上，約莫躬着身子才可以爬的，他就停了下來，鑽進路旁的林里，找着一個可以遮避身子的大岩石，然後才檢了許多拳頭大的石頭，堆在地上，接着便坐在石頭上息氣。

松林里是潤濕的，有着松脂和菌子的氣息。少數的蟲聲，在「淒——」「淒——」地叫着，松葉長的茂盛，星空不易看見。到是從稀疏的樹榦中間，可以望見山下的原野。那是一片朦朧，罩着霧汽。只遠處羅漢寺門口桅杆上頭掛的天燈，隱隱約約的，現着紅的光點。六年前，他就是從那里抽中了籤，押到城里去的。從此拋開了挖地的鋤頭，斫柴的斧子，去過些甩手臂攢足板，挨耳光的操練生活，去飽聽機槍大砲飛機炸彈的可怕聲音。他曾在武漢附近突過圍，三天兩夜，沒有吃過東西，走在路上，淋着雨，都在打盹。又在河南大平原中帶過傷，死人堆中睡過覺，腿子一拐一拐地，到過老百姓的門口，低頭說着乞憐的話。想起這些，他竟覺得那盞紅燈，簡直是散播不幸的標記。

「這雜種，他偕要抽哩！」

他把足邊的石頭，忿怒地踢下坡去。

等了好一陣，他聽見有鳥在樹林中，普普地飛了起來，忽有朦朧的燈光，晃進林里。他立即伏在岩石後邊觀看，一隻紅色的燈籠，正在坡路上照着走了下來。走到林邊小路的時候，他才清楚地看見，一共有六個人，燈籠上則印着第四保的紅字。他看出里面有兩個人是綁着手的，正是屠二娃和李老八。

他大為吃驚起來——他兩個糟了！一個姑娘的熱忱等待的聲音，兩個孩子的哭着盼望的聲音，接着響在他的心頭，使他加倍地感到難過。他揚一下手，幾乎要喊出口來——「我得救他們！」

於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拿起石頭，照着走下陡坡的燈籠，拚命打了下去。就是會打傷自己的夥伴，他也顧不及了。底下首先叫一「呵啲」，接着便喊「有鬼」，接着有人滾跌着，接着燈籠熄了。兵大爺更加用勁地投下石頭，聽見底下沒啥聲息了，他才停下手。但偕不敢下去查看，只靠着一株樹子，凝精聚神地，直朝下頭瞧着，傾聽着。手上則偕握着石

頭，準備一有動靜，就再打下去。約莫聽了一袋烟功夫，都聽不見什麼聲息，到是坡路兩旁林中的蟲聲，又復「淒——」「淒——」地叫了起來。他便輕手輕足摸了下去，看看有沒有打傷的人，倒在下邊。坡路是用粗燥的石板，鋪成石級的，只有一些鵝卵石頭，落在上面，一碰着兵大爺的足，便骨骨碌碌滾了下去。他一直走完了坡路，下到原野，都沒有找着一個受傷的人。

「糟糕！龜兒子東西，全跑了，偌帶走了人，我一個也沒救着。」

他非常地難過，非常地懊喪，他想要是有枝槍在手里，他一定要去追趕他們，跟那四個害人的東西，拚個你死我活。可惜他的手上，現在就只有兩個石頭，他向霧茫茫的原野，蛙聲響着的水田，恨恨地望了一會，恨恨地拋下手上的石頭，便反身爬上坡路。

兵大爺爬上坡的時候，忽然聽見前面不遠處，有人在呻吟，他連忙問是哪一個，沒有聲音回答。他急忙趕去，看見前頭有人影，閃進路邊松林。於是他又大聲喊道：

「你是哪一個？不出來，我開槍哪！」

他一面說着威脅的話，一面就趕忙尋找地上的石頭，他心想說不定那傢伙偌有槍在手

上。

那個影子卻從林子里走了出來，軟聲軟氣地問道：

「吳大哥，是你嗎？」

「呵！你是老二！」

兵大爺也聽出聲音來了，便歡喜地跑上前去。一面又忍不住稱贊地說：

「你頂瓜瓜！你跑脫了！」

屠二娃卻一下子坐在地上，勾着頭低聲忍着痛苦地說：

「我頭上受傷了！快把索子跟我解開！」

「呵，借綁着的嗎？」兵大爺驚異地問，「我跟你解！」

兵大爺一面把綁的索子解開，一面又不放心問：

「李老八哩？他逃脫沒有？」

屠二娃呵啞叫了一聲之後，才回答道：

「不曉得，鬼在打石頭的時候，我就一下子跑開了！」

兵大爺聽見他說是鬼在打石頭，便忍不住笑了起來：

「老弟，不是鬼，是我打的！」

隨即又忍住笑聲，埋怨自己地說：

「他媽的，真該死！料不到打着自己人！」

「不要緊！只要人跑脫就好了！」

屠二娃雖然痛苦，卻現得有些愉快起來。

兵大爺向坡下傾聽了一下，不安地問：

「你在林子里，聽見有人上來沒有？」

「沒有！我只……聽見有人下去！」

「那下去的，就是我了！我擔心李老八沒有跑掉！」

「那他運氣太壞了！……哎喲！」

「唉，他就是太老實了！痛得很嗎？讓我揹你回去！」

兵大爺伸出手去，想摸他的頭，又立即小心地縮着手了。

「不要！沒有坡爬了，我可以慢慢走！」

屠二娃盡量提起精神地說，一面站起，自行走了起來。

「那末，讓我來扶你！」

兵大爺立即走去扶着他的肩膀。走了幾步之後，屠二娃忽然說道：

「唔，你趕快去梁老大那里吧，他老婆哭瘋了……小娃子沒有人招呼，……」

兵大爺驚慌地問：

「咱個會哭瘋了？」

「我們把梁大哥抬到，她一看見死屍，就哭昏了……我舀碗水來噴噴她……哎喲……她醒來，就一直打胡亂說……看見帶槍的進去，她就拿火把燒他們，罵他們殺死他的丈夫……」

現在不曉得……咱個了？你快去吧！她手上有火把！我擔心她……會燒房子……」

屠二娃說到尾後，便捧脫了扶在他肩頭的手。隨即又說道：

「我不要緊的，等會兒就不痛了！」

兵大爺也顧不得屠二娃了，就趕忙朝梁老大那面走去，他心里着急地想：

「真的，房子再燒了，那一家人咱個辦嘛？」

他一面快步地走，一面朝梁老大住的那方望着，看有沒有火光反映上去。現在他眼前的，是一抹烏黑陰森的山林，和山林上頭一片星光燦爛的藍空。一絲浮動的火光影子都沒有，只偶然有一顆流星，在閃着亮光墜落下來。

他翻過了山坡，可以望見梁老大茅屋所在的山楞口了。那里籠着一片朦朧的夜色，稀疏疎疎長着的橘子樹，聳着參差不齊的濃黑的陰影。有點點紅色的螢火蟲，在樹間穿來穿去，有時樹葉遮住了，有時現了出來。而橘子花的香味，也漸漸聞得着了。顯然並沒有什麼火災發生過，於是他大爲放心了，足步這才放緩起來。走過橘子樹下，花香更見來得濃些，帶露的葉子，冰涼地濕着他的額頭，他的足步更加走得慢了。他覺得他要去招呼一個傷心發瘋的女人，三個餓得啼哭的孩子，實在是害怕去得！他願意拿槍去上火線，願意捏起拳頭去同仇人相打，卻頂不願意去看人家的眼淚！他走到離茅屋兩三丈遠的地方，便站在一株橘子樹下，躊躇起來。

茅屋是一列三間，一邊灶房，一邊睡房，中間是供着家神的，都全黑黑的蹲在地上，沒

有一點燈光，沒有一點聲息。簡直靜得來可以聽見樹葉上滴下來的露水的聲響。

「她們大概都睡着了！」

他小聲這麼自言自語地說，便放輕足步，走到屋面去傾聽下子，突然發現當中一間屋子的門，是開着的，並沒關閉。他想，也許偌沒有睡覺，便走到門口，試着喊一聲：

「梁大嫂！」

屋里面墨黑，靜靜的。再喊兩聲，也沒有人答應。他便把衣袋里裝來吃烟的洋火，擦燃一根，向屋里一照。

「奇怪！咱個一家人，都和死人睡在一道？」

洋火一下就熄了，他一齊擦燃兩三根洋火，走進前去細看時，這才看見母親和三個十歲不滿的孩子，頸上臉上都流有血。地上血水漬了幾灘，一把菜刀浸在血里，有一隻角沒有染紅，偌發着亮光。

「我的天！」兵大爺投開洋火，趕忙退了出來，一身背皮子直是發麻，驚嚇得說不出話來似的說道：「我……偌……沒有……看見這樣……這樣……可怕的……這樣……可怕

的！……」

一九四七·六月·於重慶

重 逢

潘耀雄到的相當早，他是按準六點鐘到的，五年來過慣了有紀律的生活，守時刻已成爲他生活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做東的魯德清，可偕沒有來，只是他先打電話來，定好了樓上一間雅靜的房屋。潘耀雄接着夥計遞來的帕子，揩了臉，又讓茶涼點，喝了茶，偕不見魯德清來，就在窗口去隨便望望，夕陽照着的江上，有張着帆的小船，在緩緩地走着。江風陣陣地掠過窗口。比房間裏嗡嗡響着的電風扇，偕要涼爽一點。對面臨河一帶的街樓馬路，浸在斜陽光裏，現得塵霧迷濛的，黃包車夫和苦力搬運東西的奔忙，更加襯托出這邊枕江樓上的清爽和逸樂。他不禁想着，奔波勞苦的生活真受够了，這回有一大筆錢在衣袋裏，得好好拿回去買點田，切不要亂拋撇一文，那麼安樂和享福的日子，定規有的過的，他很中意離家半

里路上的一座小院落：四五間住人的瓦屋和兩間養豬養牛的草屋，儘够用了，屋後那一片疏疏的竹林，夏天可以在那裏息涼睡午覺。門前的桑園，桑樹矮矮的，葉子長得非常肥大，決心拿來春季餵養蠶子。繞過竹林的小河，水一向流得很慢，最好在河邊上種起麥笋。有了這樣的院落，母親和妻子，一定歡喜得合不攏嘴了。他曉得她們都是夢想着一點可以種稻的田，一點可以種菜的地，和幾間寬敞的可以養豬養蠶的房屋。他有兩三年沒有同家裏通信了，這回得把她們夢想的快樂，大量帶了回去，使她們明白，他並不是一個晃蕩的不顧家的人。他因爲先前沒有錢寄回去，覺得單寫些空信沒有意思，再則家裏人不認識字，收一封信須請人唸，這偕不要緊，口裏道聲謝，就可以的了。若是回一封信，就得送那算命先生幾個雞蛋，而且信封信箋郵票，都得花錢哩。要這樣破費困難的家裏，索性不寫信好得多了。反正彼此都顧不到，無非信來信往，更加使兩下擔憂罷了，那又何苦來呢？只要回去的時候，帶有一大包紙票，便是萬事都好。他原想像薛仁貴薛平貴他們回窰一樣，驚動鄉裏的，現在只好作退一步想了。終於能使他心裏感到安靜的，就是這次回家，將不會是叫化子似

他和魯德清是初小時候的同學，一道在家鄉的河岸上釣過魚，草坪上放過牛，後來又一道在省城的當舖裏做過學徒，晚間一同去遊過街，看過戲。他知道魯德清這個人，從小就喜歡擲骰子打牌，手足靈便，很會贏人家的錢，他自己本人也是上過當的。於是他不禁想起，這次省城偶然遇見，竟如此要好，特別請到枕江樓吃飯，該不會是又來打主意的吧？他當然曉得他們這起子人，得了國家一筆錢，連報上都登載過的。隨即又笑了，他現在發了國難財，做了大生意了，哪裏偕看你這一筆錢，未免太過慮了。可是，他爲啥子要請在這樣闊氣的地方吃飯呢？自從抗戰期間當舖息業，自己回家之後，彼此不是就不大見面的麼？分手七八年，大家都忘記了，哪裏偕會這麼念舊？他一向原是喜歡搞別人的錢的，不論多少，都要揣進自己的衣袋裏去，而且一般的例子，有錢人越有錢，便越發想搞錢哩。潘耀雄想來想去，總覺得提防爲妙，正如俗話說的對，「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於是他下個決心，無論人家怎樣拖，他決不摸牌擲骰子的。

就在這麼決定的時候，魯德清竟走進來了。他並不見得怎樣胖，臉子可很豐腴白淨，彷彿塗過一層油胎似的，眼睛望人總帶點甜迷迷的味兒。跟潘耀雄黑瘦的臉子，和威嚴有力的

眼光，恰好成個顯明的對照。他一面連聲，「對不起，來遲了，號上剛好有點事情。」一面把白紡綢長衫，脫來交跟夥計。隨即讓多肉的身軀，站到風扇直吹的地方，愜愜意意地涼爽一頓。一眼望見潘耀雄的裝束，便責備似的嚷道：

「你咱個搞起的？我們兩弟兄，偕客氣做啥子，脫了脫了，大熱天，偕拴起皮帶，真是那個！今晚又沒請別人，就是我們兩弟兄，應該痛痛快快要一場。」

潘耀雄原是有點做客的，聽見這付親切的口吻，便立即爽爽快快地脫了，露出洋汗衣裏着的壯健胸膛和臂膀。魯德清吩咐侍者預備什麼酒菜之後，就用手輕輕地把潘耀雄拉到對準風扇的地方坐着，彼此吸着煙，很親熱地攀談起來。

魯德清隨便問了幾句外邊的情景，就用多肉的二指，點下潘耀雄的大腿，小聲鄭重地問：

「你哥子，打不注意，做點生意嘛？現在生意好得很，總是一兩個月，就有個對本好賺。」

潘耀雄心裏一驚——唔，這傢伙真在打主意我這筆錢了。便也不推辭也不答應地說：

「我離開商場太久了，就是對這行道生得很！」

魯德清用手背，輕捷地掀下他的腰部，嘲弄似地說：

「咳，你咱個想得這樣迂囉！你可以跟人家合夥的！」

潘耀雄心裏更加雪亮了，就故意笑着說：

「哪個要我這樣的窮光蛋合夥嘛？」

「笑話！」魯德清拿手指下窗外，大笑地說，「你哥子都沒有錢，大河裏沒有水囉。」

「哪個舅子才搞到錢了！」潘耀雄賭咒的說，偕拿手指下壁上掛的衣衫，「搞到錢，偕

穿他媽這一套！」

「報上不是說你們領到一筆了嗎？」

魯德清帶着不經意的神情問。潘耀雄就作出懊喪的樣子，假裝訴苦地說：

「那少的很！我運氣又低，早拿跟我輸的差不多了！」

「那不要緊！」魯德清又拿指頭，點下他的大腿，使他注意地說，「你幫我做生意好不

好？」

潘耀雄借看不出對方的用意，不免疑慮地說：

「好咱個不好，就是我才說過的，我是外行呵！」

「那沒關係。生意上講論價錢，勞煩不着你的！」魯德清用着安慰對方的微笑，低聲解釋起來，「有些地方，得借助你們摸過槍桿的，並不淘神，只消押押車講講話，就可以了。」

這下潘耀雄掛在心上的疑慮，才完全拋開了，他立刻滿口答應，決定把那座小院落買了之後，就轉到省城來就業，臉上自然而然地便附上了笑容。魯德清隨又嘲弄他道：

「老哥，你可不要再賭了哈！」

潘耀雄做出認真悔恨的神情。

「舅子才去賭囉！上了一回當，哪個偕去上第二回？」

「這樣就包你能够積趲幾個的！」

潘耀雄感謝這個朋友的好意和熱忱，便阿諛地說：

「你哥子，可搞得不錯呵！」

「哪裏話？全是一副空架子，外面好看，裏面全是個空殼殼！」魯德清皺着眉頭起來，

「再加以啥子捐呀稅呀，你招得住麼？……所以我們就不得不私下里……」

看見侍者把菜端來，就忍着不講下去了，立即請魯德清就坐，大大地喝口酒，臉上恢復了好顏色，愉愉快地說：

「我們不要想的太遠了，應該痛痛快快地樂一場才是！」

他吃了一會之後，又興致勃勃地說：

「這樣吃，沒意思，我們叫兩個姑娘的好！」一面就把這意思告訴跟侍者，指名要他打電話去叫什麼人。

潘耀雄對於姑娘是很感興趣的，但借假意阻止地說：

「算了吧，這太破費你了！」

「這沒關係，花不了多少的！」魯德清不以爲意地說，「她們都是很熟的人！」隨又轉成開玩笑的口氣：「就怕你們外面玩過的人，看不上眼呵！」

潘耀雄竭力表示謙虛地說：

「哪有閒錢來玩！我們都是很規矩的。」

魯德清斜起眼睛望着對方，帶着極有興趣的神情，微笑地反問：

「聽他們說，不是偕拉些人來白玩麼？」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潘耀雄趕忙分辯，但臉子卻禁不住一下子通紅起來。魯德清就不再問下去了，只是掉過話頭，笑嘻嘻地說：

「等會你看看，我們這地方的姑娘也很不錯哩！」

潘耀雄趕忙奉承地說：

「那何消說，省城這樣的大地方去了！又偕經你老兄選一道，準定是十全十美的。」

潘耀雄隨即嘲弄道：

「你老兄可不要一下子着迷哈！」

「哪裏的話？」潘耀雄立刻嘩笑起來，「婊子終歸是婊子吶，她都迷得着人，那偕了得！」

不久，兩個摩登的姑娘，走進門來了。都是頭髮燙得蓬蓬鬆鬆的。嘴唇臉蛋，塗得鮮

紅。裸露的手膀子上，帶着手錶和金圈。衣衫全是綢的，一個粉紅，一個穿淡藍。粉紅綢衫的，臉子豐腴，神情靈活，掛着微笑。穿淡藍綢衣的臉子清瘦，神情端莊。她們一到來，不但色彩眩人的眼睛，香粉和花露水也立刻撲人的鼻孔。魯德清飛着甜蜜蜜的眼睛，同她們打招呼，叫穿粉紅綢衣的姑娘，坐到潘耀雄的側邊，自己則把穿淡藍綢衣的姑娘，朝身邊一拖，偕把杯裏喝了一半的酒，遞在她的嘴唇上，要她一下子喝完。她接着輕輕抿了一下，便很不安似的，直朝潘耀雄望了過來。魯德清卻連聲催促地說：

「喝完！喝完！」接着又開玩笑起來，「看啥子？他並不漂亮呵！」馬上又掉過頭來，擠眉眨眼地笑着說：「老潘你走桃花運了，當真美人愛英雄喃……」他隨即禁不住斂了笑容，怔怔地望下潘耀雄，又瞧下穿淡藍綢衫的姑娘，感到不安地問道：

「你們是認識的嗎？」

潘耀雄沒有回答這句問話，只是定定地望着穿淡藍綢衣的姑娘的臉上很是激動，手顫顫地摸下酒杯，旋又拿開了。

穿淡藍綢衣的女人，臉色變了，恐懼地低下了頭。

魯德清和穿粉紅綢衣的姑娘，都不禁張開了嘴巴，驚奇得不敢說話。侍者送一道菜來了，長長的白花磁盤子裏，放着一大條堆起蔥花豆瓣辣椒的鯉魚。魯德清便趕忙舉起筷子，竭力邀請地說：

「大家趁熱吃呀！」

潘耀雄沒有拿筷子，也沒有望魚，只是眼不轉睛地望着穿淡藍綢衣的姑娘，罵也似地反問：

「你認不得……我嗎？……我就是……潘老四呵！」

穿淡藍綢衫的女人，立即撲簌簌落下眼淚，旋又雙腕放在桌上，臉靠手腕，抽抽噎噎地哭了起來。

潘耀雄捏緊拳頭，紫漲着臉，大聲罵道：

「你咱個這樣不要屍臉呀？」

穿淡藍綢衫的女人，越發傷心地哭着。潘耀雄越看越生氣起來，拉下嘴角，鄙夷地罵

道：

「哭個球呀！趕快去跟我死了的好！」

魯德清急得滿頭是汗，一面忙拿白麻紗手巾拭汗，一面用手拖下潘耀雄，懇求地問：

「不要吵，告訴我，這到底是咱個的哪！」

潘耀雄不理睬他，只生氣地白他一眼，又兇狠狠地望着啼哭的女人，彷彿要動手打一樣，揮着拳頭喝道：

「你這不要臉的東西，我潘家祖宗八代的醜，都拿跟你丟盡了！」

穿粉紅綢衣的姑娘，走去向魯德清耳語一下，又趕忙轉身來雙手拖着潘耀雄的手腕半似哀求，半似責備地說：

「潘先生，潘四哥，你咱個這樣忍心呀，人家芸香姐姐，爲了你吃了多少的苦囉！你全不問下你自己，這幾年，你咱個不寄她一封信，咱個不寄她一點錢，你叫她吃啥呀？你又沒有留下一畝田，又沒留下一塊地？」

潘耀雄怔了一下，隨又冒火地罵道：

「就說她只顧嘴巴，死不要臉，生成的婊子，我且問她……你把媽跟我丟在哪裏去了？」

穿淡藍綢衣的女人，不答應，只是把頭伏在手腕上哭。着粉紅綢衣的女人，放開他的手，卻氣狠狠地指責：

「你用不着問她，你問我好了，你家的事，我都一清二白的，你媽前年就死了，死了沒棺材埋，她拉錢募賬，才葬下去。人家賬賭子要錢，硬逼得她跳河呀！你看見沒有？咱個不先想想你家那些慘事情，就這樣沒頭沒腦亂罵人？你叫任隨哪一個來聽聽，都要怪你不是呵！」她說尾後這兩句話的時候，眼睛是向門口那些看熱鬧人們說的。

魯德清無心動那條魚了，只是臉上現出又煩惱又恐怖的神色，見粉紅綢衣的姑娘，在望門口那些人，便立刻走到門口，怒容滿面地揮開他們，一面呵叱地說：

「有啥子好看呀？」

侍者幫助把那些人請開。且把門簾子拉上。魯德清看見餐室裏，只剩他們四個人了，卻又十分害怕，他覺得這個摸過槍桿的漢子，要是一下跳起來，伸起拳頭對他行兇，他會毫無辦法抵禦的。於是他又叫侍者過來，侍者比平時更加恭敬了，立在桌前，彎着腰幹，小聲地

問：

「你先生要啥子？」

他有點昏亂起來，拿手指擦下額頭皮，半口吃地說出來：

「你，你拿飯來吧！」

其實，他連酒都吃不下了，借哪裏吃得下飯。

潘耀雄輪睛頓眼地朝啼哭的女人望了好一會，一時說不出來，半響才掉頭過來對着紅綢衣的姑娘抵塞道：

「這是她自己不想好呀！人家要賬，爲啥子不去找我的親戚本家？」

穿粉紅綢衣的姑娘，一點也不膽怯，到反而雙手插在腰上，把豐滿的胸部挺了過來，拉下兩邊嘴角，大聲鄙夷地說：

「借提起你那些鬼親戚本家，提起來，倒氣死了人，就是他們，才害她，賣她的哪！」
穿淡藍綢衣的女人，聽見這些話，就更加哭得厲害起來。

魯德清看見飯擺來了，摸下筷子，又放下去，不安地說：

「吃了飯再說吧！」

但他卻拿酒杯湊在嘴上，大大灌了一口。潘耀雄拿拳頭朝桌上打了一下，嚇得他把杯子落在地板上，跌得粉碎。潘耀雄氣忿極了地吼道：

「媽的，老子他們非一個個揍死他不可！」

魯德清慌張起來臉色灰白，身子坐着不能移動，聲音顫抖地說：

「老哥，這，這，這不是，我的錯……我一點都不曉得呵。」

潘耀雄獰笑地說：

「你，你真對她，做了好事。」

穿粉紅綢衣的姑娘，怕他對魯德清行兇，便趕忙隔在中間用撒嬌似的態度，責備潘耀雄地說：

「這是誰也不能怪的，說來說去，就只能怪你自己！你爲啥子不早點回來？芸香姐，她那天不唸嘆你呵！求神也好，拜佛也好，都一心一意望你回來打救她！潘四哥，要是你僅有一點良心的話，你就趕快拿出銀子來，接她回去！」

魯德清帶着惶恐的神情，連忙陪小心地說：

「身價銀子，我這裏出，你帶她走好了。」

潘耀雄氣憤憤瞧那哭著的女人一眼，輕蔑地罵道：

「那個偌要她媽這樣的濫貨！」

穿粉紅綢衣的姑娘，立刻又生氣地嚷道：

「潘四哥，你這樣簡直逼人家上吊呀！一個人總要有點良心吶！」

「媽的，良心！老子他們就是太有良心了，幾年來的拚死拚活，就落得這個下場！只說把敵人撐住，大家好過日子，那曉得撐住的結果，才是讓自己的老婆，拿跟人家安安穩穩地抱著睡覺！老子他們以後就再不要他媽啥子良心了！」

潘耀雄越說越火起來，便把桌子一擡，掀倒開去，乒乓嘩啦一聲，杯盤碗盞便打碎得一樓板都是。

魯德清便趕緊溜出餐室外去，連壁上掛的白紡綢衫子，也來不及取了。

穿淡藍綢衫的女人，身上粘起了菜湯醬油，她恐怖地站着，臉上滾着眼淚。穿粉紅綢衫的姑娘，帶着痛惜的神色，趕忙拿手巾跟她擦，隨又掉過臉來，害怕地望下潘耀雄。

潘耀雄趁着酒醉和怒火，抓着樓板上未曾打破的酒瓶，正尋人出氣，他見魯德清跑了，就更加冒火，一面跑向門口，一面怒罵：

「他媽的，是好漢，就不要躲哪！」

穿粉紅衣衫的姑娘，便丟開擦髒了的手巾，趕忙跑來拖着他，氣促口吃地勸道：

「潘四哥，你，你，吃醉了，你這樣，你會跌下樓去的。」

潘耀雄摔脫了她的手，反而車轉身來，睜起發紅的眼睛，舉起酒瓶要打，幸好侍者趕快拖着，沒有打下，穿粉紅綢衣的姑娘，便嚇得趕緊躲開。潘耀雄在侍者拖拉之下，偕在掙扎，手裏拿的瓶子，也不肯放。嘴上則口水暴濺的嚷：

「老子非揍死他幾個不可！」

潘耀雄正要掙脫的時候，武裝的憲兵，走上樓來了，立刻用手槍抵着他的胸口，把行兇的酒瓶給他搶下。

潘耀雄酒吃多了，手足痠軟，又因同侍者掙扎一陣，什麼氣力都使完了，便給幾根粗壯的臂膀制服着，拖進打爛碗碟盤子的餐室裏去。

憲兵一眼看見翻倒的桌子和淡藍綢衣的姑娘，便立刻罵了起來：

「他媽的，原來是你這婊子惹的事哪！」

立即跑了過去，很兇的打她一記耳光，接着偕提起足踢。

潘耀雄立刻掙扎開，直朝打人的憲兵撲去，大聲吼道：

「你媽的，你做啥子亂打人？」

兩人馬上扭着打了起來，但又立即拿跟別的憲兵拖開了，潘耀雄在幾根臂膀下面，不能動彈。那個打人的憲兵，本可以趁勢，淨打潘耀雄幾下的，但因看見他穿的褲子和馬靴，就只好忍住了，可是剛才拿跟潘耀雄打了兩下，又服不下這口氣，便直對潘耀雄破口大罵起來：

「你這土匪，她是捨物婆娘，我做啥子打不得？」（捨物婆娘，即妓女。）

潘耀雄氣得發顫起來，大聲嚷道：

「閉着你媽的臭嘴囉！她是我的老婆，你敢亂打嗎！」

憲兵些都驚異起來。一個做班長的，便帶着疑慮的神色，嘲弄地說：

「老兄，你說的是真話嗎？不要故意袒護她們呵！夜把功夫就着了迷。」

「說你個卵去了！」潘耀雄怒罵了起來，「不是我的老婆，老子偕發這些氣做啥子？尼姑尿吃多了？」（尼姑尿指酒，憎惡酒的人使用尼姑尿比酒的。）

另外偕有憲兵去盤查穿淡藍綢衣的姑娘，問她這個行兇的人是不是她的丈夫，她靠壁頭站着，沒有回答，只是一面拿帕子揩眼淚，一面點頭。

作班長的明白一切了，便不再問別的，只對潘耀雄嚴肅地說：

「你看，你打爛這麼東西，這是人家酒樓的損失，你得照價賠償！」

潘耀雄把臉掉在一邊，氣狠狠地罵道：

「損失？老子他們的損失偕小哪，老婆拿跟人家抱着成年成月地瞞！」

隨又掉過頭來，氣勢汹汹地直問：

「我請問你，這種損失，該叫那個去賠償嘛！……他媽的，就把中央銀行紙票全擡來，都賠償不起的！」

剛才打人的那個憲兵，不耐煩地嚷道：

「跟他酒瘋子講啥子，帶到連上去算了！」

作班長的便叫部下把潘耀雄和着淡藍綢衣的女人，一同帶走。

潘耀雄氣忿忿地穿上他的短衣，扣起皮帶，一面理直氣壯地嚷道：

「走就走好了！老子他們偕怕嗎？」

接着便氣昂昂地走下樓去。

穿淡藍綢衣的女人，也跟着後面走，但卻重新哭了起來，一面下樓，一面不住地拿帕子

揩眼淚。

此页空白

小家庭的風波

物價高漲和房子加租，都比丈夫薪水的提高，跑得快些，做妻子的看見非借賬不能維持一家的生活了，就決定搬到離城三里的鄉村裏來。村子是挨近大路的，鄉裏人開得有茶店、麵店、雜貨舖子，買起日用品，就跟住在城裏一樣。而且丈夫到城內辦公，也不算太遠，來往借可以作為散步似的把身體強健起來。至於房租則便宜到天上去了。每月的開銷，城裏的房租，多到三分之一以上，這裏則變成不打眼的數目。雖然是房子缺少窗戶，壁頭烏黑，周圍鄰家又不大愛乾淨，牆陰屋角，往往堆起糞草，但爲了節省一大筆錢，這些也就只好忍受。鄉下小菜便宜，雞蛋也比城內稍微相因一些，因此伙食也就開得好點。丈夫和孩子吃飯的時候，再不皺起眉頭，嚷菜壞了，臉上都現出好的顏色。做妻子的便胸懷開暢，愉愉快快

地嘆口氣說：

「一個人是要有點打算才好！」

她的瘦削帶青的臉上，也現出了柔和的紅潤的光輝。

丈夫是個非常本份的人，在辦公室內小心謹慎地做事，每天去的時候，生怕遲到一步。別個爲物價高漲，薪水太少，而發牢騷，他在旁邊卻默默地沒有話說。要逼着問他的時候，他才勉強說出一句，「是的，太少了！」而且這樣的簡單回答，差不多成爲他說話應酬的公式。人家咒罵一個大家都在罵的人，或者贊美一個大家都在贊美的人，他也只能說出這麼的話：「是的，太壞了！」或者「是的，太好了！」他話一說的多點的時候，口齒就顯得遲頓起來。

現在做妻子的感到村居的滿意，就又忍不住快樂似的，笑着問丈夫道：

「你看，我的打算好不好！」

丈夫，也很愉快地說：

「是的，你打算的好！」

一家人在新的環境裏面，彷彿在過一個快樂的佳節一般。鄉下人對他們都很恭敬，尤其做主婦的出去買東西，或是帶孩子屋外走走，都有人笑盈盈地喊她屠太太。

屠太太本來說是到了鄉下，可以隨便穿點補疤衣裳的，現在又覺得終於不好穿出來，既然被人家尊做太太，出外的時候，也就不能不穿得像樣一點。於是打算縫件好衣裳的念頭，也就漸漸起了。而且孩子們，自不能太跟鄉下孩子一樣破襪，起碼換洗衣服，是得多添幾件的。她便竭力在伙食方面節省，好剩下錢來，購買布草。丈夫和孩子對於菜又在表示不滿了，她便把她的打算告訴出來，收尾偕嘆息地說：

「這個年辰，顧得到嘴，就顧不到身上呵！」

丈夫同意她這個打算，便點點頭，也嘆口氣說：

「是的，這個年辰！」

可是太太積攢的錢，偕不够買一兩件小孩衣裳的時候，日用必需的油鹽柴米，又一下子高漲了，錢只好立刻挪來塞飽肚皮，而且偕得向人借貸，才能渡到發薪水的時候。

物價再波動三兩次，村居的快樂，便全然失掉了。衣服不好，少出點門就是，惟獨沒有

米下鍋，沒有錢買小菜，大人偕可以躺在床上去睡，小孩怎麼成呢，他們餓了要嚷，看着鄰家吃飯，便要啼哭。

做主婦的便向丈夫盡量埋怨，責備他太不能幹，簡直家小都不能養活，說得丈夫悲傷起來，低着頭流淚。做主婦的覺得話太說得過火，便也聲音軟和起來，半似安慰半似嘆氣地說：

「這也怪不得你一個人，沒有法子的也不少哩！隔壁那個女人，丈夫前年拉走了，一直沒有音信，她偕賣了個孩子哩！」

她起初借用別人的不幸，來安慰自己，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一點暫時的安靜，但村裏一些有錢的地主，和路邊開舖子做生意的老板，卻是過得很好的，頓頓飯桌上都放有魚呀肉呀一類的葷菜，不說走過門前，定會望得見，就是坐在屋裏，也可以聞得着油煎魚或者蒜苗燉肉的香味。連小的孩子，也會惹得十分口饑起來，把手指塞在嘴上啣着，陰悽悽地哭。做母親的在這個時候，就頂難過了。心裏像有貓足爪在抓一樣。她覺得沒有再好的辦法了，只有自己想方設法，來增添家庭的收入。她看見隔壁那個賣孩子的女人，挨晚邊便挑兩隻竹籃到

種菜人家去買菜，然後第二天一早挑進城去賣，每天約莫吃過早飯的時候，就能賣完回來，賺的錢剛够自己和兩個女孩買米煮稀飯吃。屠太太便覺得自己識字不多，不能做女教員或女職員那類的事情，而且家有三個孩子，自己抽身不得，起碼也得招呼他們，半天留在家裏。那末也買兩隻竹籃去販賣小菜，可算是最適合的了。自己身強體壯，足又沒有纏過，挑那點韭菜菠菜什麼的，真太容易了，爲什麼不去賣呢？這不等於每天去檢一筆錢麼？不是立刻就可以使孩子不餓麼？這是她唯一能替家庭打出一條生路，而走去也極容易的。難就難在開頭第一步！兩個籃子挑在肩上，多麼難以爲情。不說挑出去，就是想起，都要忍不住臉紅。生人見了，倒不要緊，只是怕的碰見熟人。而且定會聽見這樣的話，「屠太太，你咱個搞的呀？你也這樣！」同時隨之而來的，定是臉上借有一付隱忍不住的笑容。想到這些，屠太太簡直沮喪了，只能把這個念頭打消掉。

但看見家境的窘迫，孩子們的飢餓，便又責罵自己起來：

「這怕啥嘛！我賣我的菜，跟旁人屁相干哪！」

但她一出門去，給人喊聲太太，就又失掉勇氣了。回來之後，看見孩子的青黃面色，又

瘦又可憐的，不禁暗暗地感到了傷心。

她現在帶孩子出外走走，什麼地方也不去了，就只到隔壁賣菜的女人那裏去坐。她問她菜一斤，要賺多少，容不容易賣出去。又試挑一挑她的兩隻菜籃，偕把秤上星子表示出的斤兩，拿來認了又認。挑起竹籃的時候，她向賣菜的女人試探地說：

「陳大嫂，我也跟你去賣菜好不好？」

「呵呀，屠太太，你真會說笑嘛！這是我們窮人子沒法子呀，咱個你來做？」

「我們也同你家一樣哪！生活高了，啥子都買不起！」

「你家說哪裏去了，拔根汗毛，也比我們腰幹粗哪！」

這一些奉承的話，使她很是感到苦悶，於是她便鼓起勇氣，把真話告訴跟賣菜的女人：

「陳大嫂，我老實告訴你，我這些仔仔女女，也常常吃不飽呵！」她怕賣菜的女人相信，偕拉着她的孩子，指點着說：

「要不是飽一頓，餓一頓的，哪會這樣瘦呵！」

賣菜的女人，始終不相信，只是阿諛似的說：

「這是你家捨不得，想趲起來買田嘛！」

屠太太只好長嘆一口氣。

她常常到賣菜的女人那裏去講談，便把菜園買菜，街上賣菜的一切情形弄得非常熟悉，連什麼菜好賣，什麼街賣的多，都完全明白了。並且賣菜的女人，把黃葉的菜包在裏面，青菜子的菜，蓋在外面，以及菜須常常淋水，才能濕得新鮮，兼可增加斤兩，諸如此類的常識，她也暗暗看在眼裏了。

丈夫領到薪水的那一天，她就下個決心，抽出一點錢來，叫賣菜的女人，跟她買根竹扁挑，兩隻竹籃，一秤小秤。賣菜的女人，驚異地說：

「屠太太，你咱個想起的呀？」

屠太太臉子灰白，嘴唇都有點顫抖起來了。口吃地說：

「你不問這些，你，你跟我買好了！」

賣菜的女人，看她這樣認真，就只好跟她買了回來。

但日子過了一天兩天，全不見她挑起籃子出去販賣小菜，而她也不走到賣菜女人那裏去

閒談了。到是賣菜的女人，反而帶着一付好奇心，去看她了，閒談一會，才笑着問：

「屠太太，你不跟我去了麼？」

屠太太連忙向她搖手，隨即走了出來，輕輕地說：

「我先生，他不准許我賣哩！」

賣菜的女人也就輕聲嘆氣地說：

「唉，那不是冤枉花一筆，買起那些東西？」

「真氣死人，他把錢箍得緊緊的，一個都捨不得拿出來，又不准你去做點生意！」

「我早想到這一點的，你該聽我勸，不買的好！」

賣菜的女人，顯出很懂事的眼色微笑着。

屠太太矚下她的屋裏，小聲恨恨地說：

「我不管他的，只要他走了，我就要去賣的！」

接着她便摸出一點錢來，吩咐賣菜的女人，跟她買些菜，暫時放着，不要拿過來，明天等丈夫進城辦公的時候，她便挑去賣。賣菜的女人不安地說：

「要是你先生曉得了，咱個辦呢？那不會怪你？」

屠太太就現出不怕事的神情，生氣地說：

「怪我？怪我，他就該拿出錢來，不要這樣死死箍着我！」

「屠先生，他人好，不吃煙不吃酒的！真是儉省的很！」

「儉省！儉省個名堂嘛！就是箍我們娘兒母子！」

屠太太說的很氣忿，當真把丈夫說成一個慳吝人，其實她這番話，都是她假裝出來的，她的丈夫到是很順她的擺佈，所有的薪水，都拿回來交給她去支配，從不過問一句話的。她所以想出這番託辭，是她怕那些有錢的鄉下人，聽得她家真的貧困了，便會恥笑她的賣菜的，才把管家節儉爲人吝嗇的名聲，放在丈夫的身上。而她又把賣菜的竹籃扁挑和秤，悄悄藏在賣菜的女人家裏，不拿回來。

屠太太第一天去賣菜，在路上碰見不少的鄉裏的鄰居，她都不惜大費唇舌地，去對他們抱怨她的丈夫，罵她丈夫吝嗇，藉以止住他們的驚異和恥笑。回來的時候，又在巷口的熟人面前，大大指責丈夫一番，臉上的神情，竭力表現出委屈和悽苦。而且她講完話時，偕要對

每一個人，再三地叮嚀：

「千忌不要告訴我屠先生哪！他曉得了，他會跳起足來罵的！」

這一天，她覺得賣菜並不是件苦事情，到是逢着鄉裏鄰居，必須訴苦一番，且將丈夫責罵一頓，心裏頗爲難受，感到很是厭煩。但爲了孩子，也就不能不勉爲其難了。她向人假裝訴苦埋怨丈夫的時候，起初僭能得到同情，聽到人家稱贊她的能幹，可是不久，背後也就來了一些氣人的話語。村裏人會對別個村子的人，帶着好奇的神色說：

「喂，你曉得嗎？我們村子裏，僭有官太太賣小菜！看，那就是呀！赫，這個年辰，真是無奇不有！」

而且常常在村巷裏在大路上，總有不少的眼睛，現出一股奇妙的神情，直對着她瞧，彷彿她身上有着令人奇異的東西一樣。一走過後，僭有壓抑不住的笑聲，在小聲地笑了起來，這就不能不使她連耳朵後面都羞紅了。她非常的生氣，便肚裏暗暗罵了起來，臉上也透露出了氣狠狠的神色，眼睛裏發射出了可怕的光芒。一些想同她講一兩句閒話的熟人，都有些不敢同他搭了。於是她漸漸聽不到同情的話語，只見一些冷冷的眼光，有的顯出好奇，有的現

得畏懼。而她也不大愛理睬什麼人了，不是低着頭走路，就是眼睛直望着前面，彷彿在沒人的地方行走似的。她也不向人訴說丈夫的慳吝了，只是忿忿地下個決心——我賣我的小菜，我怕哪個笑，我又不是做壞事情！然而，心裏總是很難過的。因為先前村裏的人些，尤其是女人，對於新搬來的她，都是笑迷迷地打招呼，懷着尊敬的神情，不住喊太太地問長問短。現在卻無形中疏遠了，除了一個賣菜的女人，可以常常談談買賣菜蔬的事情而外，就像住在一個種族不同語言不通的地方一般。

其實村裏的人些，尤其是種田的女人，除了那點世俗的見解和孩子似的好奇心，倒是對屠太太充滿了同情。她們盡量想幫她的忙，但又不易做到，比如屠太太賣的小菜，能够大家分買一點，就可以使她不用挑到街上去賣了。只是頂可惜的，就是家家都有空地種菜，從來不出錢買的。又如屠太太到街上賣菜去了，家裏最小的孩子，忽然哭了起來，應該給點糕餅，便能止住，可是窮人家只够一天兩乾一稀，塞飽肚皮，那能另外做點點心，或是拿點錢去買零食呢？外邊生人的空話，對於孩子的啼哭，當然是非常沒用的。不過後來，她們想出法子，就是有一天黃昏的時候，在田野間，看見屠先生挾個公事皮包，急匆匆地走回來

了，便把粘泥的手，朝圍腰上擦了幾擦，就去喊住屠先生，首先作着日常的招呼，繼後才說出要說的話，但借現着胆怯的神情。

「屠先生，你太太在家裏，唉，真是苦囉！」

屠先生在不安的神情中，勉強應答：

「是的，是苦！」

「唉，屠先生，你借不曉得……」

一個女人說不下去了，另一個女人便忍不住接着嘴說：

「屠先生，你不知道，屠太太天天去賣菜呵！」

說出這話來之後，大家都睜大眼睛，直望屠先生，帶着不安和害怕的神情。

屠先生早就受過太太的吩咐，要始終裝做不知道的樣子，所以聽了這番話後，只得故作驚異地「呵」了一聲，且皺起了眉頭。

「屠先生，你不要罵她呵！」一個年紀大的女人趕忙勸慰起來，「屠太太，真是難得的好人，那樣巴家，那樣勤快！」

「從來沒見過那樣的人！」另一個年輕點的，感嘆地說，「做了太太，偕肯那樣吃苦！」
「這些都不要說了！」年紀大的女人，阻止地說，「屠先生偕要趕回去吃晚飯哩，屠先生，你偕是手裏放鬆點吧！免得她去賣小菜呵！」

「那太苦了！」另一個矮小的女人，趕忙插嘴，「不是她們太太夥做的！」

「屠先生，你定要手頭放鬆點哪！」年紀大的女人，看見屠先生要走了，趕忙再三叮嚀，「不要再讓屠太太辛苦了！」

屠先生無話可說，本來也沒啥子話好說，就只有一面趕緊走開，一面點頭回答：

「是的，我一定不讓她賣的！」

屠先生是個二十六七歲的人，額上和眼角邊，就老早出現了皺紋。原因他生氣的時候，不大說話，只是皺起了額頭皮。聽人講話，爲了表示尊敬對方，總是現出專心傾聽的神色，把眼角邊上的肌肉，盡量皺起，所以皺紋就在並不十分蒼老的臉上，很打眼地現了出來。他這天回到家裏的時候，放下皮包，便把額頭皮和眼角邊的肌肉，通通皺起。這是爲難的時候，便要這樣做的。

一向敏感的太太，便望了他幾眼，才悄聲問道：

「怎麼的？你有點不好過嗎？」

丈夫停了一下，才把剛才鄉里女人講的話些告訴出來。屠太太正在小灶上炒菜的，就很是生氣，把鏟子攪的鐵鍋，發出燥耳的聲響，一面恨恨地罵：

「討厭的鬼東西些！這要她們多嘴做啥子嘛！別人的事情，跟他們啥相干！」

丈夫慢吞吞地說：

「是的。不過，她們也是好意……」

「好意！」做妻子的臉色鐵青，用鏟子敲下鍋邊，「我才要她們的好意！當的油嗎當的鹽嘛？哼，好意！」她想起她們的眼色，想起她們的竊竊私語，便氣的又拿鏟子重重敲下鍋邊。而且更使她生氣的，是她平日裝來埋怨丈夫的那番話語，今後將是全然失效了，又拿鏟子來掩飾家境的困難呢？「這些多嘴的東西，真是嘴巴閒得生蠅了！」

她想不出好的掩飾方法，只能作為丈夫知道了祕密，而遭受了責難和阻止似的，暫時不去賣小菜。但一天不去賣，就一天少了一筆收入。這收入已能添補家用，使他們一家大小，

吃得飽了，哪能眼睜睜放棄不要呢？然而，想來想去，又想不出好的辦法，最後就只有詛咒那些女人了，該死的，誰要她們這樣多事！吃了晚飯後，她偕忍不住地咒罵。

做丈夫的便勸她暫時息幾天，她就生氣地抵塞他：

「你沒眼睛哪，息下來，拿啥子來添補？明打明就是叫人家餓肚皮呵！」

做丈夫的無話可說，只有沉着氣，低下了頭。做妻子的倒願意大吵一架，好出一口惡氣，眼見丈夫默不做聲，就更加生氣來，立刻把桌上的公事皮包，抓來丟在地上，忿怒地說：

「你趕快跟我辭掉的好！這樣芝麻綠豆大的官，偕做個屁呀！到不如爽爽快快去拉黃包車，大家撕掉面皮，是窮人，就過窮人的日子，也好有個窮人的打算！免得這樣鬼鬼祟祟的，偕打腫臉充胖子！」

丈夫也不去檢他的皮包，只是坐着不動，十分悲憤地說：

「你默倒我，想幹的很麼？我早就，早就想滾蛋了！他媽的，那些人的嘴臉！」

做妻子的立刻衝到他的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尖嘆道：

「你咱個不早辭掉呢？你該有個打算嗎，咱個這樣子沒用呀！」

丈夫勾着頭，抵塞地說：

「你只曉得……這點子！」

「說呀，看你這樣吞三不吐四的，真叫人氣！」

「這年辰，你，你辭得嗎？你一做，一做了老百姓，那就，哼，阿貓阿狗，都來，欺負你到柱！」

「你就這樣不中用！」

「你去嘛！他，他，今天來，叫你捐呀稅呀，唉，明天又來，一索子，一索子把你綑走，看你娘兒母子，咱個辦？」

「我怕啥子？我到好安安心心去賣菜，免得像現在這樣，支起一個空架子，省得兩頭做人難！」

丈夫聽見這樣的話，心裏感到又是悲愴，又是氣忿，半晌才賭咒似的說：

「明天，我，我就要去抗槍，就要去殺人，一定，狗才不去！」

做妻子的知道不好再氣他了，便走了開去，動手招呼孩子，一面小聲地說：

「一說，你就要去遭兇！看你安些啥心嘛？偌配做爸爸！」

做丈夫的便又氣忿忿地罵道：

「我就要看倒你，看倒你，會把他們一個個，一個個賣去的……就像隔壁，那個賣菜的
女人一樣！」

「你真起的好心！」做妻子的，又氣起來，忍不住大聲地罵：「你這樣子起心，你就定
規闖得倒砲子的！」

「你咒嘛！你多咒些好，你多咒些，你默倒，我偌想活麼？……不是爲了，唉，這些孩
子，我，我老早，就走得遠遠的，遠遠的，擺脫掉這個，這個吃人的地方……抗起槍來，要
死，就痛痛快快地死！打死他媽幾個，狗忘八蛋！」

丈夫說到尾後的話，簡直氣忿得說不出話來。

做妻子的不敢開腔了，把孩子弄來安睡之後，就悄悄地把地上的皮包檢了起來。到了夜
深，油燈都快要熄了，丈夫偌不上床睡覺，只是低頭悶坐。做妻子的連催他幾次，他也不答

應，便去拖他。他捧開手，生氣地說：

「我不睡！」

做妻子的便好聲好氣地說：

「睡了吧！你明天一早偕要進城去辦公！」

丈夫立刻衝了一句：

「那個狗，才去辦公！」

做妻子的又拉着他的手，撫摩着說：

「不要生氣了，我這個人，就是脾氣燥一點！只想把家弄好，叫孩子不餓肚皮，就忍不住急了！」

丈夫偕是把手捧開，不讓她撫摸，做妻子的便不再去抓那隻手了，只是聲音忍不住露了悲悽。

「你不替我想想，我爲了啥嘛，一早就苦苦地去賣菜，拋頭露面，同那些鄉下女人擠，偕不是爲了你和孩子，一心想把這個家整好！我偕沒有受够氣麼？菜放在人家舖子門口賣，

夥計罵你，放在街上賣，警察趕你，碰到流氓了，偕要說你的趣話。」

她說到這裏，聲音哽咽起來了，停了一下，又再說下去：

「我偕沒有告訴你，有天拿根惡棍踢一足，晚上喊痛，只推說跌了一交，這都怕你嘔氣，我才瞞着你的。」

做妻子的禁不住哭了起來，一面哭，一面說：

「我一向都是，把眼淚吞在肚子裏的！」

做丈夫的這才趕緊抓着妻的手，現出痛心的樣子，悽酸地說：

「唉！我，我，就是，太對不起你了！」

做妻子的感到丈夫安慰的溫暖，哭了一會，便拭去眼淚，忍着悲哀地說：

「這也不怪你！只怪這年辰不好，打了十年八年，偕……」又有些哽咽起來，說不出話了。

做丈夫的也悽然地說：

「是的，就是，就是年辰太不好了！」

燈熄了，兩個人便和好地，親熱地，上床去睡覺。

屋子外面有人蹣手蹣足地走開，接着又有人在過道上跌了一下，靜寂的暗夜裏突然發出很大的聲響。連不遠的狗，也惹得驀地咬了起來。

做妻子的便連忙從床上支起半個身子，偏起耳朵地傾聽，鼻子則發着粗重的呼吸。

好一陣，外面都沒聲息了，丈夫拉妻子一把，催促地說：

「睡了吧！」

妻子拿手拍打一下床，大為氣忿地說：

「這些鬼東西，起些啥子心嘛！晚上都不讓你安靜！」

丈夫勸她：

「她們怕只是走這裏過的。」

「過的！你那樣蠢！」妻子怒氣勃勃地責備，「明明是在外頭聽好久，啥子都拿跟人家聽去了！」

丈夫打着哈欠說：

「聽，就由她聽去吧。」

「你倒好！白天埋着你那個龜頭走了，留下我來讓人家笑！」接着又用力拍下床，「這日子咱個過嘛，到不如死了的好！」

丈夫不敢搭話了，只好悄悄地睡着，額頭皮卻深起皺紋。

做妻子的看見丈夫不做聲，到更加生氣了，便用手去掀攘丈夫，一面咬緊牙齒，恨恨地罵：

「你真忍得下心呀！硬要活睜睜讓人家死！」

丈夫氣忿極了，翻爬起來，氣驟地嚷道：

「你，你要我，做啥子嘛？！這夜深，要我，要我，做強盜麼？」

這一下，把最小的孩子搞醒了，而且立刻哭了起來。

做妻子的連忙抱起孩子來施尿，一面狠聲拌氣地說：

「一說，你就要遭兇，娃娃也拿跟你吵醒……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孩子只是哭，卻沒有屙出尿來，做媽的便伸出手來，重重拍孩子的屁股兩下。

丈夫走下床來，登起破皮鞋，摸到竹椅上去坐着，壓得椅子發出很大的聲響。

孩子尿屙了，偕在悲傷地哭，做媽的便帶着不忍的心情，抱着他歪在床上去，輕輕拍他入睡，怕他驚醒，便一時忍着氣，不再開腔了。

做丈夫的坐了好一會，便站起來，走去望望窗外，但見一片烏黑，天空全遮着雲，沒有一點星光。心裏禁不住忿忿地想：

「要到啥時候才天亮呀！」

他又重新坐回竹椅上，深深嘆一口氣。

膽小的漢子

新搬進一間屋子，做妻子的很是喜歡，因為屋子有樓板，她們卻從來沒有住過有樓板的屋子的。這屋子是靠坡脚修起，一邊以坡脚為地基，一邊則臨空支起兩根大竹棍子，形成一般所謂吊腳樓的樣式。門則對着坡邊的平地，平地上排列着一座五間的草房。先前抗戰期間，草房里住着相當闊氣的人家，每天早上都有牛奶報紙送上門，主人主婦上街的時候，都要喊轎子抬着，爬上坡去。坡脚的吊腳樓，是作為廚房用的，取其臨空，便於潑倒髒水。現在主人復原回鄉去了，房子便賣跟一家作皮鞋的人家。作皮鞋的住剩的屋子，便一一租了出來。最後一間廚房沒人要，因為滿壁煤煙，一隻角落上且堆着不少的煤渣子，使地板都顯得有點傾側了。同時地板又是粗燥的木板搭的，虛了很多的縫，夏天可能透風涼快，冬天怕就

格外冷人了。然而，窮人都借不在乎這些的，他們頂怕這間吊腳樓，會因風吹一下倒蹋下來。原因柱子都是竹子做的，樓板又只是用篾條網紮起的，一切得顯得馬虎，不牢實。可是剛從鄉下來的兩夫婦，帶着三個孩子，正愁這個大城市里找不到地方安頓，碰巧有這樣的屋子空起，租金又相當便宜，當然十分滿意。時間正是秋末，天氣也借不大見得冷。再則，他們買不起床，那比泥地好得多的樓板，當然就能給以睡乾燥地方的恩惠。這可以看出，做妻子的喜歡有樓板的屋子，到不在乎虛榮，而是從實際上着眼的。她是一個很踏實的鄉下女人，不眼紅別個有錢，也不想發點意外的財喜，只是堆着頭做她份內的事情：洗衣，做飯，帶孩子，下田鋤草，全沒一點怨恨的話，總是現着一副安靜和悅的臉色。就是孩子磨她，哭個不休的時候，在別個女人一定動怒打幾下了，她卻只是說好話哄哄，再不然，頂多走去一邊，不理就是了。她也不大同丈夫吵架，只是冷靜地做她的事情，或者偶然說兩句：「先吵嘴有啥子用呢？事情要動手才做得好哪！」丈夫雖然是個性急的人，愛發脾氣，但見她實在能幹，會做事情，便也對她不能舞動拳頭。

這次搬進這間吊腳樓，做妻子的便有條有理地收拾起來，掃出一隻角落，舖起很舊的席

子，放上破爛的棉被，將背上攆的孩子，睡了上去。隨即着手清理另一隻屋角上的炭渣子，這給她極大的喜悅，彷彿里面藏有一筆現款一樣。她偕叫大的女孩幫她，把一些未曾燃完的炭屑，通通刁選出來。依她的估計，這頂少也够燃燒好幾天了。由這點，她感到住在城內，實在比登在鄉下好。她覺得城內有錢人太多了，自會留下許多可用的東西。而且從這間屋子的破洞看出去，不遠處不是有好些垃圾堆麼？她決定屋里收拾好的時候，就要帶着孩子，到垃圾堆邊去發掘。

做丈夫的從粗篾編的窗洞上，東張西望好一會，他看見左面坡上，有着寬闊的石級，一直下來通到屋子側邊，再經過屋後的荒草壩子，才轉到遠一點的江邊街道去。常常有人沿着石級，爬上坡去，或者走了下來。坐轎子上下的，也不在少數。他不禁深深皺起了眉頭，在他那病態的萎黃的臉上，更加籠上一層憂鬱的神色。他坐在嬰孩睡覺的地舖上，帶着不滿意的聲調，輕輕嘆一口氣。

做妻子的已經弄得兩手稀髒了，便車過略有塵灰的臉子，不安地問：

「你有點不好過嗎？索性就躺一躺！」

丈夫眼光沉澀，有點煩惱地說：

「不要論，我好好的。」

妻子把眼光順在煤渣子上了，重新動手選着，但嘴上仍然慢聲地說：

「我看你，好像偕是有點不好過。」

丈夫沉默了一會，像實在忍不住了，才十分煩燥地說：

「唉，就是這間屋子！」

妻子立又回轉頭來，詫異地說：

「這間屋子？……我覺得滿好的嘛！」

「滿好！」丈夫馬起臉，小聲責斥起來，「你看看外面嗎？簡直像坐在陽關大道上」

樣！」

這到使做妻子的怔了一下，隨即低聲微笑地說：

「你想開一點！城裏那麼多的大街道，他們哪會偏巧就走到這條小路來。」

丈夫兇狠地望下門口，然後怒冲冲地壓低聲音說：

「哼，缺牙巴咬蟲子，終歸會碰着的！」

「你咱個興這樣想囉！」妻子臉色黯然起來，「這樣想去，你會病倒的，難道你不去做生意麼？又不是終天登在家里的？」

丈夫怒氣地看妻子一眼，小聲責備地說：

「他那樣大聲做啥子！」

做妻子的便站立起來，走到門口去看了一下，對面草屋的幾座門，都關着上了鎖的，只右手盡頭處，房東的屋里，在響着釘錘敲打的声音。左邊坡頭的石級上，雖然有人在上上下下地走，但人些都帶着有事要辦的神情，並沒有閒着東瞧西望的臉色。屋後的空地上，有個老頭子和一個小孩，在忽忙忙地絞着絲線，響着噓噓的聲音，全沒有誰站在屋背後聽人講話。於是她笑笑的走了進去，輕聲地說：

「我看過了，沒有哪個聽得見。」

丈夫拉下他頭上污黑的白帕子，毛焦火辣地說：

「街上碰到，我倒不怕！那麼多人，我不曉得一下子躍開？這里，你咱個辦嘛？鼻子碰

鼻子，你躲都沒有地方躲的！」

做妻子的曉得丈夫的身體，病了一場，偕沒大復原，再怎樣說也不能使他十分安心的，只能這麼安慰他：

「暫微住幾天，找着背靜一點的房子，再搬好了！」

丈夫又把污黑的白帕子，胡亂纏上頭去，抵塞地說：

「又搬！哪有那樣多的錢嘛！」

「不要焦！我就可以找到事情做的！」

做妻子的一面安慰地說，一面又趕快刁選煤渣子，而且更加來得快了，彷彿覺得剛才談話担誤了，要現在立刻加以補償似的。不久，她一眼望見她的四歲的男孩，把一些燒過性的渣子，也選來丟在好的煤屑上，便忍不住笑着叫了起來：

「你真做的好事！人家選了半天，你又丟了進來。」

做丈夫的躺在嬰孩側邊，卻睡不着，只是恨恨地想：

「媽的，你們幾娘母到安逸囉……當真老子他們拿跟人家抓去了，怕你不喊皇天！」

他們姓張，剛才鄉下逃來城市的。依道理說，他們用不着逃，因為上面的規定，凡是獨養家室的人，皆可免去打仗的義務，不受徵兵的影響。但他們聽了人家的恫嚇，再加以他的田主，曾經帶起人來捉過他一次，他才當真帶起家室跑了的。田主所以要如此為難他，是因為想加他一百萬元的租，他不肯出，事實也是交不起；要退他十多年前押的一百元押金，叫他搬家交出田來，他又不願意，他卻一定要照十年前八元一石的米價，折合十二石五斗米的現在價錢，三百七十五萬元，才能甘心走開。這就惹得身為鄉長的田主，大發脾氣了，先放話來，然後帶起人去恫嚇。只想把他嚇走算了，倒不想替公家增多一份武力，因為他被抓去的結果，留下的妻子兒女，偕不是會賴在莊上不走，難道把他們活埋不成？

擺在張老面前的緊急問題，到底要命呢？偕是要十二石五斗米錢？這自然是命要緊！而且他的女人說的好：「留得青山在，自然有柴燒。只要一家人都在，有的是氣力，偕怕餓飯麼？」於是他們便向耕種了十多年的土地，闔然地別去。但他從此沒有了土地，又失掉了十二石五斗米錢，當然忍受不了，一路上便氣出病來，幸好一向身體結實，偕沒有倒在床上爬不起來，然而也就虛弱得差不多了。瘦削發黃的臉子，疲乏沒神的眼睛，慢慢拉動足步的

樣子，誰也會以爲是個大病之後，剛剛爬起來的人。偕有一點，老使他心里放不下的，就是那次來捉他的時候，他躲在床下，聽見來人在氣勢汹汹之下，大聲地罵：「就是他飛到天上，也要抓到他的！」從這一天起，他就覺得他就是個犯了法的，上頭定要追捕的犯人了！一路上，他都改了姓名，並且再三叮嚀他的大女孩：

「人家問你姓啥，你就說姓趙呀！」

有一次在路上，大女孩答錯人家一次，他就轉過背，拖着女孩，重重打了兩巴掌。而且也不說是原來哪一縣的人，只改在口音相近的鄰縣。這一切，都想妥了，又自問自答沒有錯了，碰着有些必要的交際，都能對答如流了，算是暫時可以安下心來。哪知偏偏這座倒楣的房子，正坐落在人上入下的路邊上！這不能不使他可怕地感到，終有一天，會冤家碰着對頭的！而且他認爲自己運氣低，禍事會遭到頭上，所以一搬進新屋子，就禁不住十分毛焦火辣起來了。

他的女人張大嫂，唔，不要這樣叫，應當保守他的祕密，叫做趙大嫂的好。趙大嫂卻有她的一套哲學。她記得許多諺語。這回失掉十二石五斗米，不能說，她沒有難過過，但她立

刻想到了一句諺語，就是社會上一般人講的，「蝕財免災」。因此，她就敢於斷定，丈夫打失那麼一大筆款子之後，決不會再碰到三災八難，會跟人家抓走的。所以，她在新屋子里，格外地感到了安心。實際上，不只是安心，她倒是非常的高興。因為堆在屋角上的煤渣子，就是一注想不到的財喜。不管這能才選得出多少，然而，這總是一個吉兆，一個好的開頭。孩子選錯了，一種無心的搗蛋簡直使她忍不住好笑。

可是做丈夫的越見她們開心，心里就越發憎惡，他不想躺下去了，便出外去走走。到了外面，他又打量他的新租的房子。他發現別的房子，都沒有兩隻高脚，全是四平四穩，生根在地上的。他住的房子，太特別了。假使要捉他的人，即使沒機會走這里過，萬一慢慢傳出去了，「某人三四，住的房子有兩隻高脚。」豈不是一下子就會跟人家認出了。他很氣他的舅子，不該給他租到這樣的房屋。真枉自他在大地方做了兩年的生意，借做出這麼不如人意的到來。

空地那邊也有一些草屋，住着一些做小生意的。在這挨邊黃昏的時候，有的人已經回來了，站在空地上，閒看人家絞絲線。自然對於這家新搬來的人，也不能不加以好奇地注視。

而且連絞着絲線的老頭子和小孩子，也都在把頭偏過來，異樣地望了一下。他很不愉快，心里禁不住恨恨地想：

「媽的，望啥子呀，老子額頭上，又沒有印逃犯兩個字！」

他很快就轉回屋子來，神情很是抑鬱。女人望他一下，便憐惜地說：

「你不在外頭多走下子麼？屋里好大灰塵！」

他賭氣似地說：

「這個鬼地方，有啥子走頭！」

做妻子的微笑地說：

「你偕是躺躺吧！不要想得太遠了！」

「你就只顧眼前！」

他原是想躺下子的，這麼說了之後，倒反而不願躺了，只是賭氣似地坐着。

做妻子的仍就笑笑地說：

「我們現在是雙肩抬一嘴，做在手上，吃在口上。哪管到那們遠的事情！分明人好好

的，想來想去，到反而會弄出病來了！」

他很是動怒起來，覺得做妻子的簡直不關切他，到像在說冷話似的，便咆哮地說：

「你哪里偕有心腸去想嘞！就是別人死來擺起，你都會哈哈大笑的！你就可以再嫁一個好的，不像我這樣背時倒灶！」

女人馬上斂着笑容，冷睨他一下，嘆一口氣，刁選一會炭渣子，才埋怨地說：

「你不曉得咱個想起的！簡直是着了邪了！」

丈夫剛要再發一頓脾氣，門口忽然現出一個人來，正把肩上挑的竹籃子放下，順手拿了幾塊蘿蔔進來，一壁臉上露出慇懃的顏色，向男主人打招呼：

「張大哥，沒啥子送你們的，這偕賣剩點子蘿蔔！」

大的女孩，趕緊跑來接着蘿蔔，女主人則連忙搖手制止，小聲苦笑地說：

「告訴你姓趙，你咱個又忘記了！」

來客看一下男主人，忸怩地說：

「我一下子……」

這是女主人的親兄弟，曾在這個大城市里做過兩年生意，現在僭一直賣着小菜的。他穿着短衣服。足下登雙草鞋。忠厚的黑瘦臉子，不禁有些發紅。他見男主人黑臉董嘴地不理睬，便越發不好意思起來，只是搭訕地說：

「這屋子，你們住着偌好嗎？」

女人瞥丈夫一眼，然後微笑地說：

「現在不管這些了，只有個地方落足就好！」

來客瞟男主人一下，討好地說：

「明天我少賣點菜，搭早就跟你們去買桿秤，買挑菜籃子。一天千二八百，總好賺的。」

這原是他們來城裏的時候，就和這位賣小菜的親戚商量定了的職業，但男主人卻一臉不高興地說：

「我倒不賣小菜哈！」

這使他的妻子和客人，都一下子發怔起來，只是對他望着。

來客爲難地說：

「城里啥子事情，都不好找的！我看，就是賣小菜偌輕鬆，一般——」幾乎要說出「淚」來了，「一般趙大哥又身體不好！」

趙大哥硬硬地抵了一句：

「我就不會好了！」

「呵呀，好好說嘛！」女人笑着責備起來，「你就像借了穀子還你糠一樣！」接着又趕緊向兄弟解釋地說，「就是那點病纏着他，使他煩惱的很，剛才偌同我，無憑白故鬥幾句哩！」

來客便關切地說：

「我看，偌是依我勸，找個醫生看看的好！」

趙大哥就責斥地說：

「你才想得好，這年辰，哪個請得起醫生嘛！」

來客嘆息了一聲，靜了一會，才向他姐子低聲地問：

「那籃子跟秤，就不買算了把！」

女人卻爽朗地說：

「你買來好了，我去賣！於今不比在鄉下賺一個算一個！」

做丈夫的馬上鼓起眼睛問道：

「你去賣！這個吃奶的孩子，哪個帶呢？」隨即掉開頭，望在一邊，憎惡地說：「我就不能帶哈！」

做妻子的不以為意地笑着說：

「我不曉得揹起他去賣！」

兩手弄得稀髒的男孩，又從姐姐手里拿着一個蘿蔔的，便拉着媽媽的衣說：

「我要去！」

大的女孩來到城市，便想到街市去瞧瞧熱鬧的，也就忍不住興奮地說：

「我也要去！」

小男孩見他媽媽沒有答允，就又大聲地重復他的要求。

做爸爸的就厭煩地罵道：

「就是這些龜子東西討厭！終天麻雀一樣，吱吱雜雜地吵人！」

做媽媽的連忙答允他們的要求，借小聲地叮嚀：

「不要鬧，看吵着爸爸了！他不好過！」

來客見男主人一直沒有好聲氣，沒有好臉色，也就覺得存身不住，拿着姐子交跟他的兩張買秤的票子，就趕快挑着籃子走了。做姐子的帶着兩個小孩，跟在後面，送他幾步路，一面叮嚀地說：

「只要過得去就算了，不要買太好的，城里的東西真是貴，又樣樣都要花錢……」

聽見屋里孩子哭了，她都偕在送着她的兄弟講話。直到丈夫從破窗洞里拋來一句咒罵，她才趕忙轉了回來。一進門，就給丈夫罵道：

「啥子窮話那麼多！一開口就講不完！」

女人不理睬他，只是趕忙去抱起嬰孩，解開當胸的紐子，把奶頭跟他塞進嘴去。然後愉快地望着嬰孩的臉，笑着自嘲地說：

「呵呀，才離開一下子，屋里就像造了反一樣，又是哭又是罵的！」

男子禁不住憎惡地說：

「我真不曉得，咱個會那樣地高興！」

「呀，你真是霸道！」女人笑着責備他，「人家高興都高興不得！」

「我到擔心有一天你們，唉唉，不要讓我說出好話來了。」

男子說到收尾一句，便急速地搖頭。

「我們不要緊的！」女人憐憫地說，「你終天只是擔心我們，倒把你自己搞病了，你借是想開些的好！」

「咳！」男子深深嘆一口氣，「要是偕在種田種地，哪個偕白擔這些心，除非閒得沒事做了！」

第二天，妻子的兄弟把秤和兩隻菜籃買來了，他卻又爭着挑出去賣菜，只將鄉下挑行李帶來的竹扁擔，往竹籃上一穿，便放在肩上，很快地走了，簡直不聽妻子和老舅的勸阻。他知道他們坐船來的碼頭邊上，就有許多運菜運水果的小船停在那里。而且就是到的那天，那些青紅黃綠的貨色映入眼底便動了心，攏了老舅的屋里，又看見老舅一家五口，賴以為活

的，就正是自己所欲做的生意。他登時就把他們一家生活的路子，講了出來。

舅子看見姐夫走去的背影，忍不住微微地笑了起來：

「我默倒他當真變卦了哩？」

做姐姐的便帶着憐惜的神氣說：

「你偕不曉得他的脾氣，他閒不來，一閒下來，就會抱怨這，抱怨那的，讓他出去走走也好，免得在屋裏想心思！」

老舅也禁不住同情地說：

「看他身體那樣壞，倒該好好息幾天！」

「咳，他這個人，你勸不倒他的！」做姐姐的臉上現着憂愁地說，「除非倒床爬不起來，他就樣樣事不作了！」

挨近吃午飯的時候，賣菜的人回來了。他的竹籃裏偕剩有好些小菜：一頭是白蘿蔔，一頭是萵筍。女人趕忙招呼他吃飯，他卻搖搖頭，只顧躺在鋪上去息氣。女人帶着痛惜的神情，輕輕埋怨地說：

「看你嘛！喊你不要去賣，他偏要去！」

男人便鼓起眼睛，忿怒地罵道：

「不去！人家把錢給你白送上門來！」

女人竭力使聲音溫和地說：

「難道我不會去賣麼？我才說揹起娃娃去賣，你就一下子挑起走了！」

「江邊上那麼大的風，你去把他冷死嘛！」男子更加氣了。

做妻子的溫婉地笑着說：

「那裏就會冷得死！我曉得把他包得厚厚的吶！我就是擔心你，怕你吹不得風！」

「我又不是臘燭做的！」男子仍舊氣虎虎地說，「我只是躺下子就是了，馬上我就爬起

來！」

女人勸慰地說：

「你好好地說嘛，那樣性急做啥子？」

吃了午飯，女人無論如何不要他去賣了，但他卻偏是要爭着挑了出去。女人甚至哭愁着

臉埋怨：

「你再病不得了！病下來，我更不得了！讓我出去賣！娃娃我把他喂飽，他不會吵你的！」

「我啥子病：我走倒好些！」他掀開她，只顧去挑菜籃，「跟你們纏在一起，到真的把病跟我搞起了！」

挨晚邊的時候回來，他的竹籃卻借有不少的菜。老舅路過屋邊，又走來看，知道姐夫的菜生意不好，便把籃裏剩下的萵筍蘿蔔翻了兩翻，偷偷望姐夫一下，有點胆怯似的，小聲說道：

「老了一點！該買好點的，容易脫手些！」

「你拿本錢來嘛！買好點的！」他這麼地抵塞他的老舅兩句，立即把臉子忿忿地掉在一邊，彷彿不願意接談一樣，隨又掉回頭來，「你們咱個光老起嘴巴子說囉！」

老舅聽見這樣的話，當然無法回答了，只同姐子搭訕幾句，便意興索然地走了。

女人也去拿手翻一翻菜，看見萵筍，長條長條的，並不粗大多肉，蘿蔔很小，樣子歪頭

扭腦看相很差。他想價錢一定很相因的，便心裏暗笑起來：

「真是的，相因買老牛！」

她雖沒把這句成語講出來，但男人卻從她的臉色上，看出她的心意了。他教訓地說道：

「哼，你默倒就是你那兄弟會賣菜了！」

女人曉得他會要多心的，便忍着笑說道：

「我沒有那樣想！」

男人卻一直說他的，而且大聲罵了起來：

「媽的，他啥子地方不好去嘛？又不怕碰到啥子冤家對頭！老子他們悖了時了，就只能

在窮家小戶地方走走！」

女人忙向他做下手勢，低聲地說：

「看，你又忘記了！」

男人立刻感到了狼狽，便朝門口伸出頭去看看，鄰居些大都回來了，只是各人都在忙着事情，有的在劈柴，有的在提水，似乎沒有誰在尖起耳朵聽隔壁戲。他稍微放心了，但轉身

回來，偕是壓窄嗓子，責罵他的女人：

「死人！你咱個不早告訴我一聲！」

女人當然很有點不好受，忍不住抵塞一句：

「誰叫你動不動就大聲武氣罵人呢？」接着又連忙改成溫婉的口氣：「我勸你偕是把脾氣改一改的好！這樣下去，你自己會吃虧的！」

男人默了一會，才嘆口氣：

「咳，我就是這點，啥子都不能悶在心頭，總要吐出來才好過！」

女人也嘆口氣：

「咳，你這樣的性子，偏偏又碰着……」

她沒有說下去，只向漸漸暗下來的門口，望了一下。隨即動手燒夜飯。

男子則趁着燒飯的火光，把當天賣小菜的錢摸出來點數，仰起頭計算一陣，又去看一看剩下的菜，沒有說什麼，只是緊緊地皺起了眉頭。

女人忍不住問了一句：

「今天賣够本了沒有？」

男子不快地搖一搖頭。晚飯的時候，他吃了一碗，就沒吃了。女人不安地說：

「你咱個才吃這點？一大下午在外面，都不餓麼？生意的事情，不要想牠！丟開一點！起初做，總是不那麼順手的！」

男子神情抑鬱，抵塞地說：

「我不是想生意！」

「你咱個不多吃呢？今天比往天都吃的少！」

女人竭力溫和地勸。他卻發脾氣了：

「你才怪喃！人家吃不下，你勸啥子嘛！」

女人輕輕嘆一口氣。

男子在晚上總不大睡得熟，這一夜更見睡得不好，老在翻來覆去的打轉身。女人往常一睡覺就不容易醒的，也拿跟他弄來睜開了兩三次眼睛。在半夜後的一次，女人勉強用力把眼睛多睜一會，使自己清醒一點，才問丈夫道：

「你借沒有睡着麼？」

男子生氣地說：

「哪個鬼才睡得着！」

「咳，你是太累了！」女人完全清醒了，連忙伸手過來抓着他的手，「聽我說，明天息一天，讓我搭早挑出去賣！」

男子給她弄馴服些了，一時不再發脾氣，半響才決然地說：

「我想另外做件事情算了，不要再賣他媽的啥子小菜！」

女人打了一個哈欠，提起精神問道：

「你想另外做件啥子事情呢？」

男子不快地抵塞道：

「我想得起又好了！就是想不到，才是他媽老睡不着哪！」

「哎呀，你這樣弄得睡不着，也太苦了嘛！」女人又用手去拉男子的手，「想咱個想得

出來呢？你城裏又不熟！你要另找事做，我明天去同我老四商量好了，他熟人多，叫他到處

問問，總能找得到的！」

男子卻又鄙夷地說：

「找他！那偕不是白找！他肯幫忙的話，他就早該跟我找到了！」

「你咱個興這樣亂抱怨人囉！」女人感到苦痛地說，「事情哪會一下子找着呢？又沒人擺着等你？再嘞，你一到，就一心一意嚷着，要賣小菜，他又咱個好阻擋你？」

「好好好，就依你說，你兄弟能幹，本領大，那就請他給我找件好事情。」

男子帶着諷刺的聲調說，女人不高興起來。

「我到不是偏我老四本領大，我只是說他老實，肯幫忙！」

「那閒話少說點！」男子打斷女人的話，性急地說：「你明天一大早就去講，你就對你兄弟說，不論啥子事情，我老張都能做的！」

女人立刻用手掀他身子一下。

「你看，你又忘記了！」

女人一面說，一面又忍不住有些好笑起來。

男子呆了一下，卻又責斥他的女人。

「僭笑個鬼呀！」

女人忍住了笑，然後悄聲地說：

「我看，僭是不要改吧！說姓張算了，不然這樣子，會總有一天露出馬足來的！分明沒有事情，倒反而叫人家疑神疑鬼起來了。」

男子忍不住發火地罵道：

「這僭改個屁哪！講都講出去了！」

女人半響才又說道：

「這屋里，不論哪個都守着嘴的，就是怕你一下子忘記了！」

男子恨恨地說：

「就是我一個人該死！我找着事情，就會離開你們，不會牽連你們的！」

「哎呀，我的老子！」女人禁不住要哭不哭地說，「你咱個興這樣講囉！」

男子也有點失悔他的話，太說的過火了，就又帶着辯解的口氣說：

「老實說，我倒不是嫌惡你們，就是爲了你們，我才這樣東想方，西設法，弄得吃不好睡不安的！」說到這裏，聲音禁不住悲愴起來，停了一下，又才勉強神氣壯旺地繼續說下去，「我只想先找到一件事情，就只在屋子裏做的，終天都不要出來，晚上也在那裏睡覺，等你們搬個背靜地方，我再回來。明天向你兄弟講，你就說，一定要找不出街的事情，我才做！」

「咳！」女人替他難過地嘆一口長氣，「你心裏老是懷着那個鬼囉！這樣子下去，咱個得了嘛？」停了一會，又不禁感到沉痛地說：「照你這樣子想下去，連我都要發瘋了！你想嘛！老是懷着那個鬼，你就坐在屋子裏，你都會擔心的！你看着門，你就會想：要是沒有門多好，有門，他那些揸槍帶刀的，不會一下子闖進來麼？」

男子忍不住笑着罵道：

「媽的，老子沒有你這樣害神經！」

女人仍舊苦着臉說下去：

「你不把你心裏那個鬼去掉，我擔心你一天會瘋了的！」

男子用拳頭捶下地板，大聲罵道：

「我倒惟願一下子瘋了的好！老子就可以天不管地不管的，殺他幾個狗東西來擺起！看他雜種些，再來欺壓人嘛！」

女人馬上揪他一下，壓低聲音，害怕地說：

「你聽！外面有人哪！」

男子連忙從枕上抬起頭來，心裏不住地跳。屋子左邊的路上，當真有足步聲在走，而且在屋邊上，偕停了下來。

女人不安地小聲說：

「該不是巡夜的警察？」

男子禁不住瑟瑟縮縮地發抖起來。

女人竭力鎮靜自己，一面湊近丈夫，小聲安慰地說：

「你快睡下來，你裝睡着好了，要是他來問起，啥人要行兇，我就說你在發夢癩！」

男子當真依她說，立刻攢進櫃被窩裏，偕拿被蒙着頭。

就在這個時候，屋邊的路上，有開自來水管似的聲音，刷刷地響了起來。響完了之後，

就聽見足步聲音，在朝荒寂的空地走去，一直聽不見了。女人見丈夫偕在被窩裏抖動，便掀開他頭上的被蓋，說道：

「不要緊，是過路的，走都走了，」一面用手掌擦額，一面不安地問：

「他爲啥子要站在這裏打聽呢？」

女人笑着說道：

「不是打聽！是那個死鬼，站在這裏屙屎！」

男子一下子氣得來咆哮起來：

「該死的東西，你做啥子要說他是警察嘛！」

女人忍不住地抵塞地說：

「就是警察，又有啥子怕頭呢？你又沒有當真去行兇？」隨又把聲音，轉得溫婉起來，但偕是有點埋怨，「我的老子，我勸你偕是胆大一點的好！我們窮人，不胆大，是活不下去的！」

男子氣虎虎地說：

「媽的，這下子，有你說的了！我就要睜起眼睛，看你咱個胆大嘛，只要老子有一天拿
跟人家……」

他自覺地制止着了，一則怕外面有人聽見，二則也有些怕傷感，三則不願把不吉利的
話，說的太多。

女人卻像要鼓勵男子似的，作出一切不怕的口氣嚷道：

「只要他們敢，我就把我們娘兒母子的命，通交去好了！」

男子怔了半天，沒有說話。

女人卻呼吸平均地慢慢入睡了。

男子聽見女人呼吸睡熟的聲音，便羨慕似地罵了一句：

「媽的！」

接着又輕輕嘆一口氣。

此
页
空
白

石青嫂 子

早上太陽仍像往天一樣，把晴美的陽光，抹上滿峽的樹林，叫帶露的樹葉草葉，都亮得耀人的眼睛。只是石青嫂嫂的心上，卻陰暗極了，陰暗得像夏季烏雲滿佈的天空一樣，隨時都會雨點似的，落下淚來。看見屋裏踢倒的板凳，打爛的燈，再看見門前地裏一片亂踏的足跡：菠菜的葉子，踩來變成濫泥；番茄踩成一灘一灘的紅漿。那些紅漿很使石青嫂嫂疑心，怕是夜來扭扯的時候，他身上流出來的血。

對河山腰上的汽車公路，一乘長途汽車馳過以後，便比平日偕要靜寂，簡直靜寂得可怕。滿山禿露的亂石，在陽光下面，更加顯得蒼老醜陋，彷彿一些生癩疤的禿頭似的。人工鑿過的公路，隱藏在亂石裏面，一種原始的荒涼的氛圍氣，越發強烈地流露出來。

有石青的時候，她從來沒有感到過，她這間山峽中唯一的茅屋，是孤獨的，寂寞的，可怕的。她只覺得面臨小河，背靠山嶺的一片斜坡，給予她無限的繁忙和勞碌。她終天頭上包着一張藍布帕子，不是拿鋤頭挖地，鐮刀割草，就是手腕上掛個籃子，採摘什麼東西。晚上星子都現在山峽的高空了，樹林茅屋全隱藏在輕霧裏面，小的孩子，坐在門前哭着喊媽的時候，她偕在地裏摘着苦瓜姜豆，或是茄子辣椒，準備明天一早挑到五里以外的鎮上去賣，好換點米回來。

現在當家人沒有了，恐怕永遠回不來了，她夜來大聲嚷過，捶過她的胸口，扯過她的頭髮，白天則癡癡地在河邊站過，伸手摸過可以掛索子的樹枝，都因了五個孩子的影子，掩映在眼前，各樣嬌小幼稚的聲音，縈繞在耳邊，使她一時忍不下心來。她得爲他們幼小的人兒活起。雖然她的手臂，挨過一下拳頭，但只消扯點草藥，來揉揉就可以好了的。她覺得只要手偕能活動，挨小河這一片斜坡，一定能够養活他們，把他們盤大。這八九年來的歲月，早已使她看清楚了，石青在學校裏面做小工的那點工錢，一點也不能養活她一家人的。全靠她在这片斜坡上面，長年鋤草灌水，把汗珠滴進泥土里面，才將茅屋頂上的炊煙，終年不斷

地，升上峽裏天空，使對面山腰上馳過的汽車旅客，感到這兒借不是一個寂無人煙的地方。她決心活下去，把一些荒起的泥土，也完全開墾出來，擴大她的種植範圍。希望天有眼睛，三年五載之後，他又好好地走了回來！日子就放在勤勞和希望裏，一天天過了下去，只是她那張太陽晒黑的胖臉，慢慢地瘦了。嘴角上再沒有笑紋，眼睛也分外陰淒。早上到鎮上賣菜，很容易爲點小小的事情，就同人家吵架。

她住的這一帶地方，八九年前是非常荒涼的，全長着帶刺的荊棘，彎曲的灌木，和些牛羊也不吃的野草。砍柴的放牛的，都以地方太偏僻了，不肯到來，終年只有鳥子在那裏飛翔。打獵的偶然到過幾次，卻因獵獲物落進荊棘，不易尋找，而且借拿跟刺藤，割破了褲子，便也不再感到興趣了。但一所大的官家學校，爲了避免敵人的轟炸，遷建在山那邊的空地以來，做校工的石青，便在這邊峽谷地方，搭個簡單的茅篷，安頓下他的老母和妻子。校地是徵用的，連帶這邊的山峽，也彷彿成爲學校所有的了。每日黃昏時候，學生在河邊散步，歌聲響徹整個峽谷。夏天則在河裏划着小艇，白制服的影子，常常在青色的蘆葦叢中晃動。峽谷一點也不顯得靜僻寂寞了。

石青兩口子都不是跟隨學校遷來的外省人，只是家鄉離學校有幾天路程罷了。他們原本是租田種地過日的，僅因這家官辦學校，可以永遠受不到保甲長的麻煩，便放下鋤頭，跑來學校，把平素伺候禾稻麥苗的粗手，變來伺候教員和學生了。但以舊性難改，看見斜坡的泥土，肥得發黑，便不禁得眼睛紅了起來。再加物價天天漲得嚇人，只靠一點工錢和米貼，絕難過活的，於是石青便在挨晚邊的閒暇時間，以及整個的星期日，用斧頭鋤頭鐮刀，把斜坡的灌木荊棘野草，一一地除去。石青嫂嫂更是勤快，老是將打補綻的袖子，挽到手肘以上，除了回家煮兩頓飯而外，終天都拿舊藍布衣裳包着的粗壯身子，點綴在斜坡上頭。手腕常常現出劃破的血跡，衣上禱上則粘着野草的種子和葉片。就是懷孕了，她偕肚子挺挺的，擦進長着胡豆麥苗的菜地裏去，一點也不坐在茅屋裏休息。地裏一大半的工作，可以說是石青嫂嫂一個人做的，她的能幹，簡直使那些散步到來的教授太太，一疊連聲地贊嘆不已。

斜坡上的土地，也真不辜負他們兩夫婦，冬天春天的菜蔬，夏天的菜子麥子，秋天的毛豆瓜菓，都給他們換來不少的口糧。豬餵起了，雞餵起了，孩子隔兩年就添一個，茅屋裏漸漸變成一個鬧熱的家族。有一年母親害病死了，便葬在嶺脚斜坡盡頭，讓她老人家的陰靈，

永遠守在近邊，佑護這個興旺的家庭。每年清明冬至的日子，兩人便帶起孩子，去到墓上作番很有禮儀的拜掃。從沒有人到來干涉查問，也沒人到來收捐取租，儼然這個峽谷就全是他們的了。即使有保甲長走到探視，但聽見回答「我們是學校的」，就也再不打麻煩了。

他們稍有餘錢的時候，便把茅屋加以改造，擴大，使牠變成能够牢實，長遠住人的地方。茅屋外邊種上了橘子枇杷，河邊上借種了桃子和李子。春天樹上開出各色的花朵，秋天枝頭結起紅紅的菓實，總使對面山腰上經過的旅客，要從長途汽車的窗上，射出怡悅的眼光，表示一剎那的欣賞。

在這些日子裏，石青嫂子常常是很滿足的，聽見對河山腰上的長途汽車，用轟轟隆隆的響聲，震動這個峽谷的時候，她在這面斜坡上，偶然望見那些塞在車箱裏的人們，以及綑在汽車頂上的箱子被蓋，會忍不住奇異地想：

「爲什麼人要這樣不停地跑來跑去？像我們這樣靜靜地住着，多好去了！」

可是到了抗戰勝利，這個官家學校，很快復原東下，石青因是四川人，不願帶起家眷遠行，同時也捨不得離開七八年來親手開墾過的地方，便只好孤單地留在峽谷裏邊了。學校遺

下的房屋，全由地主無條件地接收，以作為土地使用後的報酬。磚砌的洋房，地主搬進去住起，校長室的廊下，掛起了鳥籠，辦公室的門口，則有雞呀鴨呀，走了出來。學生住過的寢室教室，因為建築簡單，年辰久遠，好些地方石灰泥土剝落了，篾條編成的壁頭，便全然現了出來，就由牠空起，讓蜘蛛去張網捕蟲。

石青失掉了職業，也失掉了庇護，首先是保甲長走來打麻煩，繼後便在夜裏，拿跟拳頭恫嚇起走，遠離開他的茅屋和親人。石青嫂嫂慢慢習慣於他的孤獨了，但借望着對河山腰上經過的汽車，悽切地想：

「要哪年哪月，他才能坐着汽車回來呀？」

再沒有歌聲繚繞在樹間了，黃昏的河邊上，也再沒有散步的人影子。除了長途汽車，每天用吵鬧的聲音，經過一兩次而外，峽谷裏便現出了原始一樣的寂寞。石青嫂子咬着牙巴忍受，讓壁立的岩石，靜靜流着的小河，風過處便竊竊私語的樹林，都作為自己親密的隣居。長着青草的祖母的墳墓，也常能給她以無言的安慰。再則，孩子也漸漸地大了，茅屋裏，斜坡上，總蕩漾着他們的嚷叫和笑聲。這個寂寞的世界，便慢慢由孩子弄得熱鬧起來。

但自當家人離開後的第四個月，有一天忽然有三個人，大模大樣，踏進了她的菜地，拿一根帶子，在東量西量的。她擔心會踩壞了她辛勤種植的農作物，便放下奶着的孩子，大聲地加以阻止。

「呵呀，你們踏着人家的菜地哪，那是才撒下種的！」

兩個牽着帶子在量的人，都穿着短裝的，並沒有理睬她，只是在菜地走上走下的。

「先生們，你們是有耳朵的哪！」石青嫂子氣得大叫起來，「咱個這樣不聽招呼？你們那樣踏了，偌長得出來啥子。」

兩個在量的人，只是望她一眼就算了，彷彿把她的號叫，看成一件和他們毫沒關係的事情一樣。到是一個站在斜坡邊上的人，穿着長衫，悠悠然吸着香煙的，露出輕蔑的神色，叱責地說：

「你在吵個卵呀，這樣嘰嘰喳喳的！」

「這是我的地呀，我不該吵嗎！」

石青嫂子氣得呼吸都迫促起來了，只是直着喉嚨地嚷叫。

吸着香煙的人，冷笑起來：

「你的地，哼，你的地！」

兩個在量的人，也插嘴嘲笑起來：

「你怕睡着沒有醒囉！」

吸着香煙的人，現出一臉見怪的神情，突又反問道：

「你的地？我問你，你是啥時候買的？」

石青嫂子這到怔了一下，但她不是一個怎樣愚蠢的女人，接着就答覆道：

「咱個不是我的？這是人家學校送我的哪！」

吸着香煙的人，眉頭一揚，輕蔑地說：

「送你！他學校怕想吃官司了！」

兩個量地的人，現在又來量茅屋的週遭了。兩條狗先前在遠遠吠着的，現在便獐惡地跑攏來咬。石青嫂子見這三個人莫明其妙地跑來踐踏菜地，又大模大樣地氣勢凌人，心里氣憤極了，就讓狗去咬他們，一點也不加以制止。她只懷着痛恨的心情，去看地裏那一片可惡的

足印。有的地上，小白菜已發出兩片嫩葉了，給足一踏，便全然碎折，不能再生的了，感到非常難過，就像自己養的孩子，拿跟別人踐踏了一樣。她一面用手翻泥土，查看踏壞的種子，一面喃喃地切齒詛咒：

「短嫩頭的，挨炮子的，你們這樣糟踏東西，你們得不到好死的！」

三個人走了以後，峽谷裏又重新平靜了。風在林間吹過，葉子微微作着聲響。嶺上有啄木鳥在波波地敲着樹子。石青嫂子依然回到茅屋門前，再來餵她小孩的奶，大的孩子不安地問：

「媽媽，他們是做啥子的？」

石青嫂子便責備地說：

「你問他們做啥子？他們都是些強盜拐子！」

她覺得她這一天地裏的損失，是很大的，葡萄白菜的種子，雖是所花不多，但長成以後，卻不曉得要少好多斤去了。這不像拿跟人家偷竊一樣的麼？她心裏默默地禱告着，惟願老天保佑，不要再有這樣的人，跑來踐踏她的菜地！

但天是和木石一樣地無靈，隔不兩天，量地的人又來了，跟先前不同的，是只來兩個着短衣的人，而且也不像走到菜地裏去胡亂踐踏，卻是一直叱罵着狗，走到茅屋裏來。石青嫂
子驚恐地望一下，便黑着臉子，疑慮地問：

「你們又來做啥子？」

兩個人氣勢汹汹地趕着狗打了一會，才忽然摸出一張紙片來，對着石青嫂子大聲說道：
「你懂得嗎？我告訴你，你種地四畝有多，得出押金三十萬元，你那樣做啥子？押租會退跟你的，只要你不種了。你要放明白一點，這是吳大老爺的地，並不是你的，他手上有紙，就是縣長幫你的忙，你也賴不贏他的。」

石青嫂子聽見人家手上有紙，曉得是有契約字據的，便也不敢再辯了，臉色異常地頹喪，一面卻又鼓起勇氣，忿忿地嚷道：

「你就把我的兒兒女女，通通賣了，也湊不到三十萬元哪！」
拿紙單的人，聽也不聽地，只是責備道：

「你在吵個球！這才是一筆押金哩！你每年借得出五斗米的租子！」

石青嫂子馬上截斷他的話，尖聲喊了起來：

「這簡直逼着牯牛下兒哪！你們睜眼看看，這鬼地方會出一顆半顆穀子麼？要五斗米，不是要人家的命？」

「你向我們吼啥子？比嗓子大？我們只是來通知你！」拿紙單子的人，突然發氣起來，「你不肯出，你搬開好了，哪個拉住你？」

另一個始終拿木棍嚇着狗的，也插嘴罵了起來：

「你們偕是搬走的好，沒有看過你們這裏，人兇狗也惡的！」

把紙單子遞在她的手上，便頭也不回地走了。石青嫂子氣得說不出話來，只用勁把紙單子撕的粉碎，朝兩人走的方向丟去。半嚮，才望下屋後的斜坡，恨恨地說：

「要我搬走，那容易，人家苦了十年，不說啥子？就是汗水也流了幾十百桶去了嘛！你就拿棒棒來趕，我都不會搬的！」

這時候，她到不怕靜寂和孤獨了，只擔心會有這樣不講理的人，常來打擾和吵鬧。而她也下了個決心，無論別人怎樣想方設法來趕她走，她都不會離開峽谷一步的。她覺得在峽谷

裏生活，將近十年，和山峯樹林，小河，都弄得非常的熟識，尤其這片朝夕用光足板踏過的斜坡，四季長着青綠的菜蔬，紅黃的瓜果，使他分外感到親熱，正如吃奶的孩子，看見母親的乳房一樣。她一向覺得峽谷就是她一家人的。她在嶺上尋柴，總是鉤點枯乾的樹枝，很不忍向那活生生的樹身，砍進一刀，一則以爲牠們都是朝夕常見的鄰居，不願加以殺傷，再則也認爲要牠們長得大些，就更能夠心上感到快樂。小河也很使她喜歡，她曉得沒有小河的水，她這片斜坡上的農產物，是不容易活起來的。每年過年的三十晚上，她定要走到水邊，點起香燭紙錢，誠心誠意表示她的感謝。她在峽谷外邊的小鎮上賣菜，人們驚異她的番茄大，豆角子長，她便會很愉快地說：

「我們那個地方，實在生得好，泥土肥不消說了，河水挑起來，又很方便！」

但她又怕別人羨慕，會也擠進谷來居住，便又皺起額頭皮，「做起艱難的神情，嘆息地說：

「就是野草太容易長了，你只要三天不下地去，你看看，真有你收的！你頂好拿牛去吃光算了！別人在外頭種地，費一分兩分氣力，我們就得費三分四分哩！討厭得很，那全是一

個要人下苦的地方！」

現在卻有人忽然要來趕她，你想她是多麼地痛心去了，她覺得就是拚命也得把這片斜坡，這個峽谷好好守住。她想別人一定很久就眼紅這個地方了，只以當家人在，不敢下手，現在曉得單是她一個人，而且又是女人，就特別跑來欺負她了。

「好吧！你默倒女人好欺嗎？」她惡毒地點一下頭，自言自語起來，「我就要拿出我們女人的厲害來！」

她把鋤頭棍子鐮刀以及斧頭之類，全放在進門地方，只消有人敢來把她拉出茅屋，她就得抓起一樣東西，首先給他們一下懲罰，使他們明白，她這樣的女人，是萬不能隨便加以欺負的。她每天在地裏工作，總要在仰起腰幹休息的時候，直向峽谷左邊，靠河的小路上，仔細望牠一會，看有沒有人走來峽谷裏生事，以便趕快跑回家去，預先準備一切，免得臨時手忙足亂起來。有時也叫大的孩子帶着嬰孩在高點地方玩耍，同時留心有沒人影在谷口出現。不久以後，一個老頭子走來了，茅屋裏當然現得很是緊張。石青嫂子捏根棍子，撐在門口，眼睛大大地睜直着，望着來人。頂小的孩子，因見媽媽的神情不同平日，臉色異常可

怕，外面狗又咬得很兇，便不禁嚇得哭了起來。

老頭子一路叱罵着狗，滿臉通紅地走了進來，看見石青嫂子不替他趕狗，不招呼他，也不請坐，心裏很是不快，便譏嘲似地罵道：

「你那樣望着做啥子？我又不是做强盜的！」

石青嫂子看清他手裏沒有武器，只是捏一根短短的煙桿，光景不像是行兇的，便也就臉子鬆弛起來，但仍舊不安地問：

「你老人家是……」

「我是甲長！」老頭子責備地說，彷彿怪她連這都不曉得一樣，「我是爲吳大老爺這塊地來的，我曉得，他要是多一點，可是你得明白，你們種了十搭十年了，他就沒有收過你一點租。要是換跟別人，他就早來收了。他對你們真是客氣的很，現在我替你說好話，要他少收一點。押金二十九萬元，租呢，收新斗！……呵喲，這死狗！」

他對着跑來的狗，搖着短煙袋，驚慌地叫起來。石青嫂子這回也替他趕狗了，只是回頭來，把老頭子說的「收新斗一石」，只聽清了「一石」兩個字，便像拿跟狗咬了似的，叫了

起來：

「呵呀，你老人家借說減了，這是減的啥子鬼哪！」

老頭子很兇的看她一眼：

「你咱個不聽清楚哪！我是說新斗一石。難怪人家說你們不講道理！老起半節話就跑！」
石青嫂嫂生氣地抵塞道：

「就是新斗一石，我也出不起啦！他爸爸不拿跟死鬼些拉走借好，你老人家看看嘛，這五張嘴巴，天天要東西塞進去，我一個人咱個拖的動嘛！」

「這沒有法子！」老頭子望望那些髒污襤褸的孩子，搖搖頭，嘆口氣，「你種人家的地，你總得要出押金納租子的！天地間總沒有白佔的道理！」

「求你老人家再跟他吳大老爺講講好不好？」石青嫂嫂子乞憐地說，「請他吳大老爺發發慈悲，等孩子的爸爸回來的時候，再想法子。」

「要是他不回來呢？」老頭子非難地說，「你們就永遠不出了麼？」

「呵呀，求你老人家，不要說這樣可怕的話！」石青嫂嫂子難過地叫了起來，「他不回

來，我們娘兒母子咱個得了！」

老頭子偏開臉，望在一邊，悄聲責難地說：

「動刀槍的事情，哪個料得到！」隨又覺得話太說的殘酷了，又改口安慰地說：「也許天老爺保佑你們，他會回來的！」

「但願你老人家說的話應驗！」石青嫂子感激地說，「也要天老爺睜開眼睛！」

老頭子揮下短煙袋，不耐煩地說：

「不要多講別的了！租子事情，你聽我的話，答允好了，他吳老太爺又不會馬上要你的，年底再給不遲；就是押金這二十九萬元，你得趕快想辦法！」於是用眼睛朝屋子搜索一通，「你現在就可以把豬呀雞呀，拿去賣嘛！」

「你老人家看看哪，豬才這點點大，咱個好賣呢！」石青嫂子頹喪地說，「就是賣了，也湊不夠吡！」

「你們一點也沒剩麼？」老頭子故意做出訝異的樣子，「不是學堂搬的時候，借給你們一筆錢？」

「呵呀，你老人咱個不替我們想想哪！」石青嫂子憤憤地說，「學堂一搬走，我們石青就閒在家裏，東西又天天漲的嚇死人，那點子錢，不消兩個月，就用得水沖光了！要是借剩有，我這些娃娃些，也不會瘦成這樣子，檻成這樣子了！」

老頭子搖搖頭，嘆口氣。

石青嫂子忽然眉頭一揚，用手拉下老頭子的袖子，懇求地說：

「你老人家這樣去講講好不好？請他吳大老爺開恩，押金免掉，租子哩，我照地裏出啥子我就繳啥子，有南瓜，我就送他南瓜，有紅苕，我就送他紅苕……」

老頭子不禁失笑起來：

「你真想得好！他會要你這些東西？魚呀肉呀，都吃不完的，偏要你南瓜紅苕做啥子？除非拿去餵豬！就是餵豬，他也不會要的，人家餵豬，全是糠拌飯！你想不都要想，我也不好意思去說的！」

石青嫂子痛苦地嘆氣：

「他簡直要叫人家的雞下金蛋哪！」

老頭子感慨地說：

「他老人家也太想錢了，兒子在外頭帶兵，一年要寄多少回來去了，這點子押金就算了

嘛！」

石青嫂子在痛苦的臉色上，又露出鄙夷的神情，冷冷地說：

「他要能够這樣想，那他就長命百歲了！」

老頭子現出爲難的樣子，邊走邊嘆氣：

「這叫我咱個去回話嘛？簡直捏紅炭圓！」

石青嫂趕在後面說：

「你老人家就這樣告訴好了！你說，他們乾竹程權不出油的！」

老頭子頭也不回，發氣似的吼道：

「你自家去講好了，鬼才理你們這些事情！」

石青嫂子知道老頭子是吳大老爺叫來講話的，明白對方不會完全使用武力來解決，就心裏安靜許多了，她決定以後不論什麼人來講話，都拿押金繳不起和地裏出什麼就繳什麼來對

付。而且要把自己的態度，弄溫和一些，客氣一些。言語方面也盡量使用懇求和訴苦那類的字眼，務使來說話的人，能够回去說一番好話，而不致把事情弄得更壞。並要請來人在屋裏坐，待承他一杯茶，揭起罈子蓋蓋跟他看看，讓他明白家裏的糧食，是怎樣的缺少。又再引他到地裏去瞧瞧，地下種的大蒜，總要個把月後，才能冒芽。黃芽白蓮花白必須到冬天才能長好捲起。目前可以當成收成的，只有紅苕。吳大老爺他要呢，她願跟她挑一担去。不要呢，是他吳大老爺不對，她的人情是做到的了。她想竭力把道理放在她這一面，無論縣長主席來講話，她都用不着怕了。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峽谷裏全沒有什麼人到來。她的心也更加安靜了。天天澆水的斜坡上，大蒜冒出青色的嫩苗，蔥子則長得綠油油的，可以扯到街上去賣了。黃芽白和蓮花白，都常常捉着蟲的，一天比一天長得青綠。她想這些菜長好的時候，她一定要送些跟吳大老爺吃，而且只要屋邊上的橘子長紅，廣柑變黃，她也一定要送幾籃上門去的。她覺得只要他吳大老爺肯發慈悲，不再叫人來講租講押金，那她這個人並不是沒有良心的，她也能够講人情，把好東西送去報答、酬謝人家的好意。她曉得他們富貴人家，南瓜紅苕不吃，那橘子廣

柑和小菜，卻是肯要的。他們不是常常叫人到鎮上去買這些東西麼？她偕想過年的時候，約莫臘月二十四或是二十六，正當照例吃年飯的那些日子，她就跟吳大老爺送兩隻肥母雞去。並且在撒高粱餵雞的當兒，她把那羣半大的雞，一個個地仔細看過，全白色的送人不吉利，黑色的又怕皮肉不白淨，於是她就選定黃色有黑點的麻花母雞，不管將來就是頂會下蛋，她也要捉去送吳大老爺的。

有一天半夜後，石青嫂子突然拿跟狗的兇猛叫聲弄醒，同時又聽見什麼東西在畢畢拍拍地爆響，睜開眼睛一看，滿屋通明透亮，不住地冒進煙子來，她明白隔壁灶房起了火了，她光起足板爬起來，起初偕想往河裏挑水灌熄，繼後看見火勢很大，立刻就燃到正屋頂來，便趕忙把睡熟的孩子連同被蓋衣裳，一個個地拖出。偕把籠內的雞放了，讓牠一個個撲撲地飛開。最後她的頭髮也着火了，她才沒有再跑進去搬拿東西。火在茅屋上吼着跳着笑着，盡量發揮暴虐的能事，不到一頓飯功夫，就把屋子和屋裏的一切，燒成平地了。連屋子側邊廣柑橘子的樹葉，都燒得焦黑。火光沒有的時候，一坪炭屑，偕在黑暗中發着紅燄，冒着煙子。石青嫂子想着她這年年都在培修的屋子，想着慢慢買來的傢具，想着那條沒有跑出的豬……

便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把這半年來所受的冤屈和痛苦，都借聲音，發瀉個一乾二淨。

哭够的時候，她叫孩子們在一根橘子樹下睡着，自己則對那發紅綫冒煙子的火場，呆呆地望着出神。她想灶房裏燒晚飯的火，是洗碗的時候，就熄盡了的，而且臨睡之前，她借照往夜的例，去掃過一番，把柴草放得遠遠的。怎麼會起火的呢？她越想越覺得奇怪。無疑的準是有人來放的了。難道要趕我們，便來下這樣的毒手麼？她挨着孩子昏昏沉沉睡了一會，天便亮了。看見火場上燒焦的豬，燒爛的泡菜罈子，一堆變成灰的糧食，和變成木炭似的用具，不禁又哭了起來。鋤頭鏟刀斧子燒壞了，挑水澆菜的水桶沒有了，今後又拿什麼來工作呢？房子沒有了，借可以在樹下睡睡，地不能挖，草不能割，菜不能澆水，這怎麼得了？豬沒有燒死的時候，豬賣了借可拿錢去買水桶鋤頭，可是豬也燒死了。雞呢，又大都小小的，一個生蛋的雞婆，賣了也買不到什麼。等菜長大了，再賣來買用具，又不曉得要等到甚麼時候，起碼也得兩三個月才成。而且眼前的飯食就成問題，挖在屋裏的紅苕，借沒下窖，就全燒了，簡直是損失了半年多的糧食。想起這些困難，就整個身子都在發顫起來。這比那次當家人拿跟人家拉走，借要痛苦。當家人拉去，她借可以担子挑起，把兒女養活起來，現在卻

是活不下去了！

於是她只好叫大的孩子，守着昨晚搶出的被蓋，自己則攆着嬰孩，到鎮上去向人訴說她的苦難和悲哀，說得傷心的時候，淚珠便成串地滾在黃瘦的臉上。好些人都對她表示同情，有的給她錢，有的給她衣，有的又給米。同她熟識的老太婆，偕幫她把東西送進峽谷裏去。

走回斜坡的時候，石青嫂子又把起火的可疑原因，連同吳大老爺派人來威嚇的情形，一一講了出來。老太婆望望四週，帶着害怕的神情，拉下石青嫂子的衣裳，悄聲說道：

「你聽我勸，你偕是離開這個地方吧！這裏太背靜了，又單是你一家人，人家把你一家人……唉唉，趕快走了算了！」

石青嫂子臉子立即發青起來，半嚮才說出了話：

「離開這塊地，叫我們娘兒母子咱個活嘛！」

「你該想想，性命更要緊呀！」老太婆責備起來，「他們那一家人，有錢有勢，啥子歹毒事情做不出來！」

石青嫂子不禁又氣憤又傷心地說：

「我這老命不要，我就同他拚了算了！」

老太婆連忙擺擺手，教訓地說：

「這樣不對呀！你去雞蛋碰石頭！你該想想，你有個一高二低，你這些娃娃，咱個辦
嘛？」

老太婆想了一想，又用手拉下石青嫂子的衣裳。

「你不好回你家鄉去嗎？你是那裏土生土長的，總好想办法一點呵！」

石青嫂子不禁黯然地說：

「家鄉沒田沒地，早就養活不起我們了，不然的話，哪個偕想賴在這個地方！」

「你不是偕有親戚本家麼？」

「十多年了，你曉得他們偕在不在，就在，你這樣叫化子似的回去，他們才愛理你哩！」

「他們總不會欺負你，整你害你吶！」

「請問你老人家，我們又咱個活嘛，就說我忍心丟得下孩子，個人跑去幫工，也養活不了他們五張嘴巴呵！」

老太婆只好嘆氣幾聲走了。

「無論如何，我也不肯離開這塊地的！」石青嫂子見老太婆走後，便毅然作着決定，一面又望下那片現出嫩綠的斜坡，心裏自然而然感到一種親切的慰藉，「等不好久，牠就能救活我們一家人了。」隨又起着可怕的想頭，「要是人家硬要來害我們呢？……好，就是死在這塊地上也甘心的……這些年來，牠給了我們多少的恩惠呵！……願這恩人永遠收下我們一家人吧！」她感到安慰，但也覺得傷心。

石青嫂子每天拿破爛的半節罈子，往小河邊瓦水，再雙手端到地裏灌菜。夜間則和孩子睡在橘子樹下。但雞沒地方關着，便拿跟野貓子黃鼠狼一個個地拖去吃了。只剩下兩條狗，留在身邊。房子修不起來，孩子露天睡覺，便個個着涼傷風，咳嗽起來，最小的一個，偕在發燒發熱，奶也不吃了。她心裏又極憂愁，又很難過，不曉得這個日子怎樣過得下去。盼望菩薩保佑，她種的菜，忽然一夜長大起來，第二天她就可以拿到鎮上去賣，有一大筆錢換到手上。於是買斧頭，買鋸子，買鐮刀，自己動手砍竹子，割茅草，先搭一座茅草篷子……

有一夜，又突然拿跟狗的兇猛叫聲驚醒，石青嫂子便趕忙翻爬起來，抓起身邊放的石

頭，準備有人打來，她就給他一個回擊。一直等着沒有人到來，狗只是朝斜坡上叫着。她想，也許有人偷菜吧，但菜借小呢，值不得偷的。莫非嶺上有什麼野獸下來了吧？想到這裏，連到斜坡上去看的打算，都取消了！她只有緊緊地捏着石頭，鼓起勇氣，守護着五個睡熟的孩子。

狗漸漸地沒有咬了，峽谷裏又復顯出夜深時候的靜寂。高空一片漆黑，閃着無數慘白的淒清的星子。石青嫂子有些睡不着了，她仍怕暗中會有野獸襲來，啣去她的孩子。她不禁胆怯起來，想起要是有石青睡在身邊，那就多麼好哪。他不曉得拉到啥地方去了，如果曉得，就是天遠地遠，她都願意帶着孩子去找，不想墩在這個可怕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起來，石青嫂子便跑到斜坡上去看，想從菜地裏的足跡，查出是人借是獸來。但未走到，便看見那些菜些，全給人扯起拉斷，亂拋在地上了。她心裏難過極了，彷彿看見自己的孩子，拿跟別人殺了一樣。靠菜地來救活一家人的希望，到這時便全然幻滅了，她氣得說不出話來。她覺得這一定是吳大老爺派人來幹的，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路咒罵，直朝吳大老爺住的地方衝去。

但一到峽谷口子，通到山那邊的窄路上，一邊靠着岩石，一邊臨着小河的地方，不知幾時已經安上一道柵欄門了。門是關着的，沒法打開；用手搖搖，緊緊的，不能動彈絲毫。要翻過去呢，又太高了，不能爬上。她便抓着石頭捶打柵欄，不久便有個漢子跑來，惡狠狠地問：

「你幹啥子的？！興這樣打門！」

石青嫂子息手不打門了，卻生氣地說：

「快開開，我要去看吳大老爺！」

漢子在柵欄那邊雙手插在腰上，偏着頭反問：

「你看他做啥子？」

石青嫂子見他門不開，反而做出非常傲慢的樣子，便冒火地罵起來：

「這借要問麼？他做的好事，扯我的菜，燒我的房子，我要去同他拚命！」接着又拿石頭捶起門來，大聲地嚷：「開哪，開哪！」

「你發你媽的球瘋了！」漢子雷也似的吼了起來，「你再捶，我就開槍哪！」當真他就

把掛在腰上的手槍，取了下來，一面又大聲地問：「我且問你，你是不是親眼看見，抄份的棗，燒你的房子？」

石青嫂子見他拿着槍便嚇着不敢捶了，但見他又並未放了過來，就又大着胆子駁斥他說的話。

「這週圍團轉，不是他是哪個呢？就只有他才這樣毒，這樣黑心哪！」

「你在這裏少罵點哈！」漢子放低了聲音，樣子瘳惡地說，「他聽見了，不叫你坐牢的！」

「砍頭都不怕！借怕坐牢，」石青嫂子又拿石頭捶起柵欄來，「你不開開，我就跟你打爛哪！」

漢子便立刻拿槍指着她的胸口，氣虎虎地吼起來：

「看我不打死你，你再捶嘛！」

石青嫂子率性挺起胸口，忿怒地嚷起來：

「你打，你打，我就讓你打！」

漢子反而收着了槍，譏嘲地罵：

「打你！到把老子的槍打髒了！」

接着便頭也不回地走了。

石青嫂子就一面打柵欄，一面亂罵起來：

「你這狗，你這婊子養的，你爲啥不開門！……」

罵了好久，手也打痛了，柵欄門借是緊緊的立在那裏。石青嫂子累極了，便只好坐在那裏喘氣。

石青嫂子休息了半天，覺得對於柵欄門，簡直無法可想，同時又想起那漢子說的話，你沒有親眼看見，你怎好同他吵得，怕就是吵到官那裏，也斷不出一個所以然的。剛才原是一時的氣忿，只想跑去同他拚命，現在既無法實行，而神智又完全清醒了。再則，又想起一羣孩子可憐，無論如何不能拋掉他們，得想方設法，把他們養起，一種做母親的熱情和愛戀，又完全盤踞在她的身上了。於是，她只得慢慢地走回家去。

斜坡上的菜，一給人扯光踏壞，火燒過後的地方，就更加顯得荒涼了。在這裏既無房子

躲避風雨，地上又沒出產給她生活上的希望，而那惡人暗中偕不曉得更要做出什麼可怕的事來。惟一的法子，就只有離開這個地方了。到什麼地方去呢？她不知道，單覺得離開好些，離開這裏孩子們或許不至於餓死。

石青嫂子把要帶走的東西收拾好，看看那些橘子樹枇杷樹以及河邊上的桃子樹李子樹，心裏又起了一個惡毒的念頭：

「我得把這些菓木樹，全砍去才好，免得他龜兒子白白來吃！」

但想起斧頭鋸子都燒壞了，沒法去砍，只能毒毒地詛咒一句：

「惟願他吃了，癩痢打擺子！」

最後又帶起孩子到家娘墓上去告別，她忍不住冒着眼淚地說：

「媽，沒法子守住你，我只有帶起你的孫兒孫女，出去討口了，你陰中有靈有應，千萬路上保佑他們無病無痛的！」

她背上揹着被蓋捲，懷中抱着嬰兒。大的女孩和第一的女孩，用樹枝拾起一個煮飯的鍋。第三和第四兩個男孩，卻沒拿什麼。他們一家大小順着小河邊，直朝鎮上走去。後面則

跟着兩條狗。鎮上的好心人，已經賑濟過他們一次了，這次也就不能再給出一些什麼，最多就只能給孩子們一些吃食東西。他們一家人在汽車站旁邊的空地上，勉強露天住了一夜，知道不能再求得什麼了，第二天便決定向城市走去。他們沿着公路走，繞到山半腰上的公路時，便又看見峽谷裏他們在過的地方了。

峽谷裏濛着輕微的白霧。金燦燦的早上陽光，照着嶺上的松林。小河邊的菓木樹，和那片墾過的黑土，偕陰沉沉的，留有夜來的陰影。孩子們首先看見了，便歡叫起來：

「媽媽，我們的家呀，你看，在那裏！」

媽媽只瞟了一眼，不敢多看，怕流出眼淚，便低頭走她的。

但孩子們卻都問了起來：

「媽媽，我們啥時候回去哪！」

媽媽忍着眼淚，哄他們說：

「等橘子柑紅的時候，我們就回來！」

孩子們都感到滿意了，走了一會，他們又問：

「媽媽，我們到哪裏去呢？」

媽媽怔了一下，半嚮才想出哄他們的話來：

「我們去找爸爸！」

孩子們更加快樂了，連聲發笑地喊着爸爸，但做媽媽的，卻忍不住了，眼淚雙雙地滴落下來。

她走了一會兒，眼淚流够了，心裏清爽些了，偕聽見孩子們一路滿有生氣的笑聲，便又鼓起勇氣，咬定牙巴地想：

「不論啥子艱難困苦，我都要養大他們的！」

一九四七·八·廿五日於上海大場鄉下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七月初版
每冊基本定價六元

書名：烟霧

著者：艾蕪

主編人：范泉

發行人：蕭傳芳

屠玉庭

出版者：中原出版社

發行者：寰星書店

上海總店：上海峨眉路一〇八號
電話：四三八八
武昌分店：武昌胡林翼路一六六號

印刷者：同康印刷所

上海武定路五三七弄八二號

經銷處：全國各大書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3185B



0.50